

現代文藝選輯

郁達夫選集

綠楊書屋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67598

★編者題記★

郁達夫，浙江富陽人，他是中國新文藝運動中的一位偉大的作家，在許多讀者心目中早已確認了。郁氏的作品，大都反映着青年的病態，關於青年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戀愛的苦悶，經濟的苦悶，他都很透澈地描寫出來，所以他的小說中所敘述的，以灰色的環境和頹廢的人物爲多，這是他的獨特的作風。

他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創作了一部震動全國青年的沉淪，這部小說完全是描寫青年們的情慾的憂鬱，給中國的舊禮教投下了一顆猛烈的炸彈，作者的大胆無畏，頗爲當時的青年所欽佩。一九二二年他從日本回國，便正式從事於文藝生涯，十餘年之間，絡繹發表了許多的小說和散文，奠定了他在現代中國文壇上的令譽。

當我國燃起了對日抗戰的烽火以後，國府遷至武漢，他曾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擔任工作；不多幾時，便辭職而至新嘉坡，擔任星洲日報編輯，等到太平洋戰事爆發，他又就任新嘉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行委員及新嘉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等職務。可是英海軍太平洋艦隊在開戰的一星期內即遭覆滅，守衛馬來亞的英印軍隊節節敗退，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日軍已攻抵柔佛的新山橋頭，不久，新嘉坡也就淪陷，於是郁氏便過着他的流亡生活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初，他飄流到了蘇門答臘西部的一個小市鎮裏，這小市鎮名曰巴爺公務，他化名趙廉，就租了當地僑長蔡承達君的房屋住下了。這小市鎮的錢已屬寥寥無幾，幸而靠着幾位熱心愛國的華僑和文化人祕密湊集了一筆錢，由他開設「趙豫記酒廠」，經營商業，纔能維持生活，並同時供給幾個流浪文化人的生活費用。不過在這時期中，距離巴爺公務很近的武吉丁宜地方的日本憲兵隊，知道趙廉是當地唯一通日語的華僑，就再三強迫他充任憲兵隊的通譯。郁氏在敵人的淫威之下，不得不勉強答應，但聲明不受憲兵隊的薪金。而在他担任通譯的時候，曾幫助了不少被日寇逮捕的印尼人和華僑，替他們減輕罪證，竭力設法開脫。後來日寇的憲兵隊長換了人，他才獲得准許辭職。

到了一九四四年春，日寇已偵悉趙廉即是郁達夫，便在暗中嚴密監視，但知道他在淪陷時期，並無反日的實際行動，故不予以逮捕，這在另一方面也是日寇假仁假義的一種手段。可是日寇在向聯合國投降之後，即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他却被日憲兵殺害了。這原因，那就是日寇要消滅他們的殘暴罪惡的見證。達夫是文學家，又在憲兵隊目觀了日憲兵的種種暴行，將來審判戰爭罪犯的法庭上，達夫是一個最好的證人，爲了卸脫憲兵的罪行，所以非消滅他不可。

如今，郁達夫先生已在日寇的魔掌中犧牲了他的生命，這是我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的損失。本書所選郁氏的幾篇精彩的作品，介紹給廣大的讀者，也可以說是對郁氏的一種紀念。

郁達夫選集目次

詩

亂離雜詩（一九四二年作）……………一

小說

煙影……………五

出奔……………一六

遲暮……………四七

過去……………五六

茫茫夜……………七六

遊記

浙東景物紀略……………一二

文藝名著：

郁達夫選集

全一冊 實價

編選者 陳 磊

出版者 綠楊書屋

總經售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正氣書局
電話九三〇六三

·有編選權 不准翻印·

現代文藝選輯

書名索引

- | | |
|------|-------|
| 魯迅選集 | 郁達夫選集 |
| 茅盾選集 | 沈從文選集 |
| 巴金選集 | 郭沫若選集 |
| 丁玲選集 | 張天翼選集 |
| 老舍選集 | 冰心選集 |

文藝名著
郁達夫選集

詩

亂離雜詩

(一九四二年作)

一

又見名城作戰場，勢危纍卵潰南疆；空梁王謝迷飛燕，海市樓臺咒夕陽。縱欲窮荒求玉杵，可能苦渴得瓊漿？石壕村與長生殿，一例釵分惹恨長。

二

望斷天南尺素書，吧城消息近何如？亂離魚雁雙藏影，道阻河梁再卜居；鎮日臨流懷祖逖，中宵舞劍學專諸；終期訪載夷光去，鬢影煙波共一廬。



三

夜雨江村草木欣，端居無事又思君；似聞島上烽煙急，只恐城門玉石焚。誓記釵環當日語，香餘繡被隔年薰；蓬山咫尺南溟路，哀樂都因一水分。

四

謠諑紛紜語迭新，南荒末劫事疑真。從知邗上終兒戲，坐使咸陽失要津。月正圓時傷破鏡，雨淋鈴夜憶歸秦。兼旬別似三秋隔，頻擲金錢卜遠人。

五

久客愁看燕燕飛，呢喃語軟洩春機。明知世亂天難問，終覺離多會漸稀。簡札浮沉殷美使，淚痕斑駁謝莊衣。解憂縱有蘭陵酒，淺醉何由夢洛妃？

六

却喜長空播玉音，靈犀一點此傳心。鳳凰浪跡成凡鳥，精衛臨淵是怨禽。滿地月明思故國，窮途裘

敵感黃金。茫茫大難愁來日，剩把微情付苦吟。

七

猶記高樓訣別詞，叮嚀別後少相思；酒能損肺休多飲，事決臨機莫過遲。漫學東方耽戲謔，好呼南八是男兒；此情可待成追憶，愁絕蕭郎鬢漸絲。

八

多謝陳蕃掃榻迎，欲留無計又西征。偶攀紅豆來南國，爲訪雲英上玉京。細雨蒲帆遊子淚，春風楊柳故園情。河山兩戒重光日，約取金門海上盟。

九

飄零琴劍下巴東，未必蓬山有路通。亂世桃源非樂土，炎荒草澤盡英雄。牽情兒女風前燭，草檄書生夢裏功。便欲揚帆從此去，長天渺渺一征鴻。

十

千里馳驅自覺癡，苦無靈藥慰相思。歸來海角求風日，却似隆中抱膝時。一死何難仇未復，百身可贖我奚辭？會當立馬扶桑頂，掃穴犁庭再誓師。

十一

草木風聲勢未安，孤舟惶恐再經灘；地名未旦埋蹤易，楫指中流轉道難。天意似將頒大任，微軀何厭忍飢寒？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

按一九四二年春間，達夫避難保東村，日成一詩以自遣，今存者僅十一首。右詩一到七首爲懷遠憶舊之作。達夫有女友於新加坡陷前撤退至爪哇，任聯軍擴播電台廣播員。達夫在保東村隔二三日必赴附近市鎮，聽吧城擴播，故有「却喜長空播玉音」之句。第八第九首留別保東居停主人陳君，陳爲閩金門人。第十首成於彭鶴嶺，則以言志。第十一首係去卜千峇魯途中口占，未且爲中途停舟處。達夫後居巴爺公務時，亦間有所作，作風微有不同，似意氣較豪放，惟已盡散佚，惜哉！

小說

煙影

(一)

每天想回去，想回去，但一則因為咳血咳得厲害，怕一動就要發生意外；二則因為幾個稿費總不敷分配的原因，終於在上海的一間破落人家的前樓裏住下了的文樸，這一天午後，又無情無緒地在秋陽和暖，灰土低翔的康腦脫馬路上試他的孤獨的慢步。

以節季而論，這時候晚秋早已過去，閏年的十月，若在北方，早該是冰凍天寒，朔風狂雪在橫施暴力的時候；而這江南一廊，却依舊是秋光澄媚，日暖風和，就是道旁的兩排阿葛西亞樹葉也還沒有脫盡。四面空地裏的雜草，也不過顏色有點枯黃，別緻的人家的籬落，還有幾處青色，在那裏迎送斜陽哩！然而時間的痕跡，終於看得出來，道路兩旁的別墅前頭的白楊綠竹，漸離塵市，漸漸增加起來的隙地上的衰草斜陽，和路上來往的幾個行人身上的服飾，無一點不在表現殘秋的凋落。文樸慢慢地向西走去，轉了幾個彎，看看兩旁新築的別莊式的洋房，漸漸稀少起來了，就想回轉脚步，尋出原來的

路來，走回家去。

回頭轉來，從一條很窄狹的兩邊有一丈來高的竹籬夾住的小路穿過，又走上一條斜通東西的大道上的時候，前面遠遠的忽而飛來了一乘蛋白色的新式小汽車，文樸拿出手帕來掩住口鼻，把身子打側，穩穩的站在路旁，想讓汽車過去；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那乘汽車，突然的在離他五六尺路的地方停住了。同時從車座上『噢，老文，你在這裏幹什麼？』的叫了一聲。文樸平時走路——尤其是在田野裏散步——的時候，總和夢遊病者一樣，眼睛凝視着前面的空處，注意力全部內向，被吸收在漫無聯絡的空想中間；視野裏非有印象特別深刻的對象，譬如很美麗的自然風景，極雅緻的建築，或十分嬌豔的異性之類，斷不能喚醒他的幻夢。所以這一回忽而聽到了汽車裏的呼聲，文樸倒吃了一驚，把他半日來的一條思索的路線打斷了。

『噢！你也在上海麼？幾時出京的？』

文樸的清瘦的面上同時現出了驚異和欣喜的神情，含了一臉枯寂的微笑，急遽地問了一聲；問後他馬上搶上前去，伸出手來去捏他朋友的一隻套着皮手套的右手。

『你怎麼也到上海來了呢？聽說你在××，幾時到這裏的？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文樸被他朋友一問，倒被他問得臉上有點紅熱起來了。因為他這一次在××大學教書，係受了兩三個被人收買了的學生攻擊，同逃也似的跑到上海來的。到上海之後，他本來想馬上回北京去，但

事不湊巧，年年不息的內戰，又在津浦沿線勃發了。姦淫擄掠，放火殺人，在在皆是，那些匪不像匪，兵不像兵的東西，惡毒性成，決不肯放一個老百姓平安地行旅過路的。況平日裏講話不謹慎的文樸，若冒了鋒鏑，往北進行，那這時候恐難免不爲亂兵所殺戮。本來生死的問題，由文樸眼裏看來，原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一樣的死，他却希望死在一個美人的懷裏，或者也應該於月白風清的中夜，死在波光容與的海上。被這些比禽獸還不如的野蠻軍人來砍殺，他以為還不如被一條毒蛇來咬死的時候，更光榮些。因此被他的在上海的幾位窮朋友一勸，他就貓貓虎虎的住下了。現在受了他半年餘不見的老友的這一問，提醒了他目下的進退兩難的境況，且使他回想起了一個月前頭，幾個兇惡的學生趕他的情形，他心裏又覺得害羞，又覺得難過，所以只是默默的笑，不回答一句話。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脾氣，所以也不等他的回話，就匆促地繼續問他說：

「你近來身體怎麼樣？怎麼半年多一點不見，就瘦得這一個樣兒？我看你的背脊也有點駝了。喂，老文，兩三年前的你的鬧酒的元氣，上那裏去了？」

文樸聽了他老友的这一番責備，不像責備，慰問不像慰問的說話，心裏愈是難過，喉舌愈覺得乾硬了。舉起了一雙潮潤的眼睛，呆看着他朋友的很壯健的臉色，他只好仍舊維持着他那一臉悲涼的微笑，默默地不作一聲。他的朋友，把車門開了，讓他進去同坐，他只是搖搖頭，不肯進去。到後來他的朋友沒有方法，就只好把車擱在道旁跳下來和他走了一段，作了些懷舊之談，漸漸地他引談到他現在

的經濟狀況上去。文樸起初還不肯說，經他朋友屢次三番的盤詰，他纔把「現在一時橫豎不能北上，但很想乘此機會回浙江的故里去休養休養，可是他的經濟狀況又不許可」的話說了他的朋友還沒有把這一段話聽完之先，就很不經意地從褲子袋裏摸出了一個香煙盒子來獻給他看。

『你看這盒子怎麼樣？』

一邊說着，一邊他就開了盒子，拿了一枝香煙出來。隨即把盒子蓋上，遞給文樸之後，他又從另外的褲腳袋裏摸出一個石油火盒來點火吸煙。文樸看了這銀質鑲金的烟盒，心裏倒也很覺得可愛，但從吐血的那一天起，因為怕咳，不十分吸煙，所以空空把盒子玩了一回，並不開起蓋子拿煙來吸，又把這盒子交還了他的朋友。他朋友對他笑了一笑，向天噴了一口青煙，輕輕地對他說：

『這烟盒你該認得吧？是密斯李送我的。現在她已經嫁了，我留在這裏，倒反加添我的懊惱，請你爲我保留幾天，等下次見面的時候，你再還我。』

文樸手裏拿了烟盒，和他朋友一邊談話，一邊走回汽車停着的地方去。他的朋友因爲午後有一位外國小姐招他去吃茶，所以於這時候一個人坐汽車出來。外國小姐的住宅，去此地也不遠了。到了汽車旁邊，他朋友又強要文樸和他一塊兒去。文樸執意不肯，他的朋友也就上車向前開了。開了兩步，他朋友又止住了車，回頭來叫文樸說：

『烟盒的夾層裏，還有幾張票子在那裏，請你先用。——』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汽車却突突的飛奔了過去，文樸呆呆的向西站住了腳，只見夕陽影裏起了一層透明灰白的飛塵，汽車的響聲漸漸地幽下去，汽車的影子也漸漸地小下去了。

(二)

文樸的朋友，本來是英國倫敦大學的畢業生，回國以後，就在北京××銀行當會計主任。朋友的父親，也是民國以來，許多總長中間的一個。在北京的時候，文樸常和他上胡同裏去玩，因此二人的交情，一時也很親密。不過文樸自出京上××城以來，半年多和他還沒有通過一封信，這一次忽然相逢，在夕陽將晚的途中，又在人事常遷的上海，照理文樸應該是十分的喜悅，至少也應該和他在這十里洋場裏大喝大鬧的玩幾天的，但是既貧且病的文樸，目下實在沒有這樣的興致了。

文樸慢慢地走近寓所的時候，短促的冬日，已將墜下山去了，西邊的天上，散滿了紅霞。他寓所附近的街巷裏，也擠滿着了些從學校裏回家的小孩和許多從××書局裏散出來的賣智識的工人。天空中起了寒風，從他的腳下，吹起了些泊拉丹奴斯的敗葉和幾陣灰土來，文樸的心裏，不知不覺的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就在街上的寒風裏站住了。過了一會，看見對面油酒店裏上了電燈，他也就輕輕地摸上他租在那裏的那間前樓來，想倒在床上，安息一下，可是四面散放在那裏的許多破舊的書籍，和遠處不知何處飛來的一陣嘈雜的市聲，使他不住地回憶到少年時候的他故里的景象上去。把

懷中的鐵表拿出來一看，去六點鐘，尙有三刻多鐘，又於無意之中，把他朋友留給他的銀盒打開來看時，夾層裏果然有五十餘元的紙幣插在裏頭。他的平穩的腦裏忽而波動起來了。不待第二次的思索，他就從床上站了起來；換了幾件衣服，匆促下樓，一雇車就跑到滬杭火車站去趕乘杭州的夜快車去。

(三)

在刻版的時間裏，夜快車到了杭州，又照刻版的樣子下了客店。第二天的旁午，文樸的清影，便在倒湖錢塘江上的小汽船上逍遙了。

富春江的山水，實在是天下無雙的妙景。要是中國人能够稍爲有點氣魄，不是年年爭賊互殺，那麼恐怕瑞士一國的買賣，要被這杭州一帶的居民奪盡。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風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幾十里，逆流而上的錢塘江富春江上的風光，纔是天下絕景哩！嚴子陵的所以不出來做官的原因，一半雖因爲他的夫人比陰麗華還要美些，然而一大半也許因爲這富春江的山水，够使他看不起富貴神仙的緣故。

一江秋水，依舊是澄藍澈底。兩岸的秋山，依舊在嬈娜迎人。蒼江幾曲，就有幾簇葦叢，幾灣村落，在那裏點綴。你坐在輪船艙裏，只須抬一抬頭，闕面就有江岸烏桕樹的紅葉和去天不遠的青山向你招呼。

到上海之後，吐血吐了一個多月，豪氣消磨殆盡，連伸一個懶腰都怕背脊脫損的文樸，忽而身入了這個比圖畫還優美的境地，也覺得胸前有點生氣回復轉來了。

他斜靠着欄杆，舉頭看看靜肅的長空，又放眼看看四面山上的濃淡的摺痕，更向清清的江水裏吐了幾口帶血的濃痰，就覺得當年初從外國回來的時候的興致，又勃然發作了。但是這一種童心的來復，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到了船將要近他的故里的時候，他的心境，又忽而灰頹了起來。他想起了幾百年來的傳習緊圍着的他的家庭，想起了年老好管閑事的他的母親，想起了鄉親的種種麻煩的糾葛，就不覺打了幾個寒噤，把頭接連向左右搖了好幾次。

小汽船停了幾處，江上的風景，也換了幾回，他的在遠地的時候，總日夜在想念，而身體一到，就要使他生出恐怖和厭惡出來的故鄉近在目前了。汽笛叫了一聲，轉過山嘴，就看得見許多縱橫錯落緊疊着的黑瓦白牆的房屋，沿江岸圍聚在那裏。計算起來，這城裏大約也有三四千家人家的光景。靠江岸一帶樣子和二三十年前一樣，無論那一塊石頭，那一間小屋，文樸都還認得。雖則是正午已過，然而這小縣城裏，彷彿也有幾家遲起的人家有幾處午飯的炊烟，還在晴空裏繚繞。

文樸臉上，仍復是含了悲涼的微笑，在慢慢的跟着了下船的許多人，走上碼頭，走回家去。文樸的家，本來就離船碼頭不遠，他走到了家，從後門開了進去，只有他的一位被舊式婚姻所害，和他的哥哥永不同居的嫂嫂，坐在廚房前的偏旁，起坐室裏做針線。

「啊！三叔，你回來了麼？」

他見了文樸，就這樣帶着驚喜的叫了起來。文樸對她只是笑笑，略點了一點頭，輕咳了幾聲，他纔開始問嫂嫂說：『我娘呢？』

『上新屋去監工去了。』她一邊答應，一邊就站起來往廚下去燒茶和點心去。文樸坐着的這間起坐室，本來就在廚房前頭，只隔了一道有門的薄板壁，所以他嫂嫂雖在起火燒茶，同時也可和文樸接談。文樸從嫂嫂的口中，聽得了許多家裏的新造房屋等近事，一邊也將他自己這幾個月的生活和病狀，慢慢的報告了出來。

『北京的三嬸，好麼？』

這係指去年剛搬出去住在北京的文樸的女人說的，她們妯娌兩個，從去年不見以後，相隔也差不多有一年了。文樸聽了他嫂嫂的這一問，忽而驚喜了一下，因為他自從××大學被逐，逃到上海之後，足有兩個多月，還沒有接到他女人的一封信。他想到在北京的一家的開銷，和許久沒有錢匯回去的事情，面上竟現出了一層慘澹的表情來。幸而他嫂嫂在廚下，看不出他的面色，所以停了一會，他纔把國內戰爭劇烈，信息不通的事情說了。

半天的興奮，使文樸於喝了幾口茶，吃了一點點心之後，感到了疲倦，就想上樓去睡去。那樓房本來是他和他女人還住在家裏的時候的臥室，結婚也在這一間房裏結的。他成年的飄流在外頭，他的

女人守着空閨，白天侍候他的母親，晚上個人在燈下抱了小孩，洒淚的痕跡在灰黑的牆壁上，毋敗的器具上，和龐大的木床上，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文樸看看這些舊日經他女人用過的器具，和壁上還掛在那裏的一張她的照相，心裏就突然的酸了起來。他癡坐在床沿上，儘在呆看着前面的玻璃窗外的午後的陽光，把睡魔也驅走了。他覺得和他那可憐的女人是永遠不能再見，而這一間空房，彷彿是她死後還沒有人進來過的樣子。一層冷寞的情懷和一種沈悶的氣氛，重重的壓上他的心來了。

(四)

文樸在那間臥房裏呆呆的坐在那裏出神。不曉得經了好久，他纔聽見樓下彷彿是他母親回來的樣子，嫂嫂在告訴她說：

『三叔回來了，睡在樓上。』

文樸聽了，倒把心定了一定，嘆了一口氣，就從他的淒切的回憶世界裏醒了過來。上面裝着他特有的那種悲涼的笑容，他就向樓下叫了一聲『娘！』這時候他纔知道冬天的一日已經向晚，房內有點黝黑起來了。

走下了樓，洗了手臉，還沒有坐下，他母親就問他這一回有沒有錢帶回來。他聽了又笑了一笑對她說：

『錢倒是有的，可是還存在銀行裏。』

『那麼可以去取的呀！』

『這錢麼，只有人家好取，而我自家是取不動的，哈哈……』

文樸強裝的笑了半面，看看他母親的神氣不對，就沈默了下去。

晚飯的時候，文樸和他的母親，在洋燈下對酌。他替母親斟上了幾杯酒之後，她的脾氣又發了。

『樸吓樸，你自家想想看，我年紀也老了……你在外邊掙錢掙得很多，我那裏看見你有一個錢拿回來過……你自己也要做父母的，倘使你培植了一個兒女，到了掙錢的時候把你丟開，你心裏好過不好過……你爸爸死的時候……你還是只是軟頭貓那麼的一隻……你這一種情節，這一種情節，大約大約總不在那裏回想看的吧……』

文樸還只是含了微笑，一聲也不響，低了頭，拚命的在喝酒，一邊看見他母親的酒杯乾了，他就替她斟上，她一邊喝，一邊講的話更加多起來了：

『樸吓樸，我還有幾年好活？人有幾個六十歲……你……你有對你老婆的百分之一的心對待我，怕老天爺還要保佑你多掙幾個錢哩……』

文樸這時候酒也已經有點醉了，臉上的笑容，漸漸的收斂了起來，臉色也有點青起來了。他額上的一條青筋漲了出來，兩邊臉上蓮着太陽窩的幾條筋，儘在那裏抽動。他母親還在繼續她的數說：

「撲吓撲吓你的兒子，可以不必要他去讀書的……我在痛你吓，我怕你將來把兒子培植大了之後，也和我一樣的吃苦吓……你的女人……」

文樸聽見她提起了他的女人來，心裏也無端的起了一種悲感，彷彿在和他對酌的，並不是他的母親，她所數說的，也並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只覺得面前有一個人在那裏說，世上有怎樣怎樣的一個男人和怎樣怎樣的一個女人，在那裏受怎樣怎樣的生離之苦。將這一對男女受苦的情形，確鑿的在心眼上刻畫了一回，他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被自家的哭聲驚醒了醉夢，他便舉目看了他母親一眼。從珠簾似的眼淚裏看過去，他只見了許多從淚珠裏反映出來的燈火，和一張小小的，縐紋很多的母親的歪了的臉。他覺得他的老母，好像也受了酒的薰蒸，在那裏哭泣。從坐位裏站了起來，輕輕走上他母親的身邊，他把一隻手按在她的肩上一隻手拍着她的背，含了淚聲，繼續地勸慰她說：

「娘好啦……好啦飯……飯冷了……您吃飯……您……您吃飯吧……」

這時候他們屋外的狹巷裏，正有一個更夫走過，在擊柝聲裏，文樸聽見銅鑼鏗鏗的敲了兩下。

• 選自達夫代表作 •

出 奔

一 避難

金華江曲折西來，衢江游龍似地北下，兩條江水會合的洲邊，數千年來，就是一個閩閩接地，商賈雲屯的交通要市。居民約近萬家，桅檣終年林立，有水有山，并且富於財源，雖則彈丸似的一區小市，但從軍事上、政治上說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要取浙江，這龍溪縣倒也是錢塘江上游不得不先奪取的第一軍事要港。

國民革命軍東出東江，傳檄而定福建，東路北伐先鋒隊將迫近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仙霞嶺下的時候，一九二六年的餘日剩已無多，在軍閥蹂躪下的浙東農民，也有點蠢蠢思動起來了。

每次社會發生變動的關頭，普遍流行在各地鄉村小市的事狀經過，大約總是一例的；最初是軍隊的過境，其次是不知出處的種種謠傳的流行，又其次是風信旗一樣的那些得風氣之先的富戶的遷徙。這些富戶的遷徙程序，小節雖或有點出入，但大致總也是刻版式的；省城及大都市的首富，遷往洋場小都市的次富，遷往省城或大都市鄉下的土豪，自然也要遷往附近的小都市，去避一時的風雨。

當董玉林雇了一隻小船，將箱籠細軟裝滿了中艙，帶着他的已經有半頭白髮的老妻，和他所最愛，已經在省城進了一年師範學校的長女婉珍，及十三歲的末子大發，與養婢愛娥等悄悄離開士著的董村揚帆北去，上那兩江合流的龍溪縣城去避難的時候，遲明的冬日，已經掛上了樹梢，滿地的濃

霜，早在那裏放水晶似的閃光了。船將離岸的一刻，董玉林以綿袍長袖擦着額上的急汗，還絮絮叨叨，向立在岸上送他們出發替他們留守的長工，囑咐了許多催款、索利、收取花息的瑣事。他隨船擺動着身體，向裏面看看朝陽，看看兩岸的自己所有的田地山場，只在惋惜，只在微歎。等船行了好一段，已經看不見董玉林附近的樹林田地了之後，他方纔默默的屈身爬入了艙裏。

董玉林家的財產，已經堆積了兩代了。他的父親董長子自長毛營裏逃回來的時候，大家都說他是發了一筆橫財來的；那時候非但董玉林還沒有生，就是董玉林的母親也還在鄰村的一家破落人家充作蓬頭赤足的使婢。蔓延十餘省，持續近廿年的洪楊戰爭後的中國農村，元氣雖則喪了一點，但一則因人口不繁，二則因地方還富，恢復恢復，倒也並不十分艱難。董長子以他一身十八歲的膂力和數年刻苦的經營，當董玉林生下地來的那一年，已經在董村西頭蓋起了一座三開間的草屋，墾熟了附近三十多畝地的沙田了。那時候況且田賦又輕，生活費用又少，經董長子的勤儉的一身之所積，除田地房屋等不動產不計外，董玉林於董長子死後還襲受了床頭土下埋藏起來的一酒甕雪白的大花邊。

董玉林的身體雖則沒有他父親那麼高，可是團團的一臉橫肉，四方的一個肩背，一雙同老鼠眼似的小眼睛，以及朝天的那個獅子鼻，和鼻下的一張大嘴，兩撇鼠鬚看起來簡直是董長子的只低了半寸的活化身。他不但繼承了董長子的外貌，并且同時也繼承了董長子的鄙吝刻苦的習性。當他十

九歲的時候，董長子於垂死之前，替他娶了離開董村將近百里地的上塘村那一位賢媳婦後，董長子在臨終的床上，口眼閉得緊緊貼貼，死臉上并且還呈露了一臉笑容，因為這一位玉林媳婦的刮削刻薄的才能，雖則年紀輕輕，倒反遠出在老狡的公公之上。據村裏的傳說，說董長子的那一甕埋藏，先還不肯說出。直等斷氣之後，又爲此活轉來了一次，纔輕輕地對他的媳婦說的。

董長子死後，董玉林夫婦的治世工作開始了；第一着，董玉林就減低了家裏那位老長工的年俸。本來是每年制錢八千文的工資，減到了七千。沙地裏種植的農作物，除每年依舊的雜糧之外，更添上了些白菜和蘿蔔的野蔬；於是那一位長工，在交冬以後，便又加了一門挑擔上市集去賣野蔬的日課。董玉林有一天上縣城去賣玉蜀黍回來，在西門的舊貨舖裏忽而發見了一張還不十分破漏的舊網；他以極低廉的價格買了回去，加了一番補綴，每天晚上，又可以上江邊去捕捉魚蝦了，所以在農工的野蔬擔頭，有時候便會有他老婆新養的鷄婆生下來的鷄蛋和魚蝦之類混在一道。

照董村的習慣，農忙的夏日，每日須吃四次，較清閑的冬日，每日也要吃三次粥飯的；董長子死後，董玉林以節省爲名，把夏日的四次飲食改成了三次，冬日的三餐縮成了兩次或兩次半；所謂三餐者，就是不動爐火，將剩下來來的粥飯胡亂吃一點充飢的意思。

董長子死後的第二年，董村附近一帶於五月水災之餘，入秋又成了旱荒。村內外的居民賣兒鬻女，這一年的冬天大家都過不來年。玉林夫婦外面雖也在裝作愁眉苦眼，不能終日的樣子，但心裏却

在私私地打算，打算着如何的趁此機會，來最有效地運用他們父親遺下來的那一甕私藏。

最初先由玉林嫂去嘗試，拿了幾塊大洋，向尚有田產積下的人家去放年終的急款。言明兩月之後，本利加倍償還，若付不出現錢的時候，動用器具，土地使用權，小兒女的人身之類，都可以作抵。臨時估價定奪，經過了這一年放款的結果，董玉林夫婦又發現了一條很迅速的積財大道了；從此以後，不但是每年的年終董玉林家門口成了近村農民的集會之所，就是當青黃不接，過五月節八月節的時候，也成了那批忠厚老實家裏還有一點薄產的中小農的市場的市場。因為口乾喝鹽滷，重利盤剝的惡毒，誰不曉得，但急難來時，沒有當舖，沒有信用小借款通融的鄉下的農民，除走這一條極路外，更還有什么另外的法子？

獬豸手裏的菓子，有時候也會漏縫。可是董家的高利放款，却總是萬無一失，本利都撈得回來的。只須舉幾個小例出來，我們就可以見到董玉林夫婦討債放債的本領。原來董村西北角土地廟裏一向是住有一位六十來歲的老尼姑，平常老在鄉裏賣紙糊錠子之類，看去很像有一點積貯的樣子。她忽而傷了風病倒了，玉林嫂以為這無根無蒂的老尼死後，一筆私藏，或可以想法子去橫領了來，所以閑下來的時候，就上土地廟去看她的病，有時候也帶一點不值錢的禮物過去。後來這老尼的病愈來愈重了，同時村裏有幾位和她認識的吃素老婆婆，就勸她拿點私藏出來去折幾劑藥服用，但她却一口咬定沒有餘錢可以去求醫服藥。有一次正在爭執之際，恰巧玉林嫂也上巷裏看老尼的病了；

聽了大家的話，玉林嫂竟毫不遲疑，從布裙袋裏掏出了兩塊錢來說：「老師父何必這樣的裝彘？你捨不得化錢，我先替你代墊了罷！」說着，就把這兩塊錢交給了一位吃素老婆婆去替老尼請醫買藥。大家於齊聲讚頌玉林嫂的大度之餘，就分頭去替老尼服務去了。可是事不湊巧，老尼服了幾劑藥，又捱了半個多月之後，終於斷了氣死了。玉林嫂聽到了這個消息，就丟下了正在燒的飯鍋，一直的跑到了廟裏。先將老尼的屍身牀邊搜索了好大半天，然後又在地下壁間破桌底裏，發掘了個到底，搜尋到了傍晚，眼見得老尼有私藏的風說是假的了，她就氣忿忿的守在廟裏，不肯走開。第二天早晨，村裏的有志者一角二角的捐集起了幾塊錢，買就了一具薄薄的棺材來收殮老尼的時候，玉林嫂乘衆人不備的當中，一把搶了棺材蓋子就走。衆人追上去問她是何道理，她就說老尼還欠她兩塊錢未還，這棺材蓋是要拿去抵賬的。於是再由衆人集議，只好再是一角二角的湊集起來，合成了兩塊錢的小洋去向玉林嫂贖回這具棺材蓋子。但是收殮的時候，玉林嫂又來了，她說兩塊錢的利子還沒有，硬自將老尼身上的一件破綿襖剝了去充當半個月的利息，結果，老尼只穿了一件破舊的小衫被葬入了地下。

還有一個小例，是丁村的阿德老頭的一齣悲喜劇。阿德老頭一生不曾結過婚，年輕的時候，只幫人種地看牛，賺幾個微細的工資，有時也會上隣村去當過長工。他半生節衣縮食，一共省下了二三十塊錢來買了兩畝沙地，在董玉材的沙田之旁。現在年紀大了，做不動粗工了，所以只好在自己的沙地裏搭起了一架草舍，在那裏等待着死，因為坐吃山空，幾個零錢吃完了，故而在那一年的八月半向董玉

林去借了一塊大洋來過節。到了這一年的年終，董玉林就上阿德的草舍裏去坐索欠款的本利，硬要阿德兩畝沙地寫賣給他。阿德於百般哀告之後，董玉林還是不肯答應，所以氣急起來，只好含着老淚奔向了江邊說：「玉林吓玉林，你這樣的逼我，我只好跳到江裏去尋死了！」董玉林拿起一枝竹竿，追將上來拚命的向阿德後面一推，竟把這老頭擠下了水裏。一邊更伸長了竹竿，一步一步的將阿德推往深處，一邊豎起眉毛，咬緊牙齒，又狠狠地說：「你這老不死，欠了我的錢不還，還要來尋死尋活麼！我索性送你這條狗命！」末了，阿德倒也有點怕起來了，只好大聲哀求着說：「請你救救我的命罷！我寫給你就是，寫給你就是！」這一齣喜劇，哄動了遠近的村民，都跑了過來旁看熱鬧。結果，董玉林只找出了十幾塊錢，便收買了阿德老頭那兩畝想充作那喪葬本用的沙地。

董玉林夫婦對於放款積財，既如此地精明辣手，而自奉也十分的儉約，譬如吃烟能，本來就是一件不必要的奢侈，但兩人在長夜的油燈光下當計算着他們的出入賬目時，手空不過，自然也要弄一枝烟管來咬咬。單吸烟葉，價目終於太貴，於是他們就想出了一個方法，將艾葉、蓮蒿及其他的雜草之類，晒乾了和入在烟葉之內。火柴買一盒來之後，也必先施一番選擇，把桿子粗的火柴揀選出來，用刀闢作兩份三份，好使一盒火柴改作盒半或兩盒的效用。

董家的財產自然愈積愈多了，附近的沙田山地以及耕牛器具之類，半用強買半用欺壓的手段，收集得比董長子的時代增加到了三四倍的樣子。但是不能用金錢買，也不能用暴力得的兒子女兒，

在他們結婚後的七年之中，却生一個死一個地死去了五個之多。同村同姓的閑人等，當冬天農事之暇，坐上香火廳前去烤檜柶火，談東隣西舍的閑天的時候，每嗤笑着說：「這一對鬼夫妻，吮吸了我們的血肉還不夠，連自己的骨肉都吮吸到肚裏去了；我們且張大着眼睛看罷！看他們那一份惡財，讓誰來享受！」這一種田地被他們剝奪了去以後的村人的毒語，董玉林夫婦原也是常有得聽到；而兩夫婦在半夜裏於打算盤上流水賬上得疲倦的時候，也常常要突地沈默着回過頭來看看自家的影子，覺得身邊總還缺少一點什麼。於是董玉林嫂發心了，要想去拜拜菩薩，求求子嗣。董玉林也想到了，覺得只有菩薩可以使他們的心願滿足實現。

但是他們上遠處去燒香拜佛，也不是毫無打算地出去的。第一總得先預備半年，積貯了許多本地的土貨，好教一船裝去，到有靈驗的廟宇所在地去賣；第二，船總雇的是回頭便船，價錢可以比旁人的賤到三分之二；并且殺到了這一個最低船價之後，有時候還要由他們自己去兜集幾個同行者來，再向這些同行者收集些搭船的船鈔。所以別人家去燒香拜佛，總是去化一筆錢在佛門弟子身上的，獨有董玉林夫婦的燒香拜佛却往往要賺出一筆整款來，再去加增他們的敦重利的資本。并且他們的自奉的儉約，有時候也往往會施行到菩薩的頭上。譬如某大名利的某某菩薩，要製一件繡袍的時候，這事情總是由大善士董玉林夫婦去爲頭寫捐的回數多。假使一件繡袍要大洋五十元的話，他們總要去寫集起七十元的總款，纔肯去做。而做繡袍的店裏，也對董大善士特別的肯將就，肯客氣，倘使

別人去定，要五十元一件的繡袍，由董大善士去定，總可以讓到三十五元或竟至三十元左右。因為董大善士市面很熟悉，價格都知道，這倒還不算稀奇，最取巧的是董大善士能以半價去買到外面是與原定上貨一樣好看的次貨來充材料，而材料的尺寸又要比原定的尺寸短小一點。雖然廟祝在替菩薩穿上身去的時候要多費一點力，但董大善士的旅費、飲食費、交際費，却總可以包括在內了。

董大善士更因為老發起這一種工程浩大的善舉之故，所以四鄉結識的富紳地主也特別的多。這些富紳地主到了每年的冬天，拿出錢來施米施衣，米票錢票，總要交一大把給董大善士，託他們夫婦在就近的鄉間去酌量施散。故而每年冬天非但董玉林夫婦的近親戚屬，以及自家裏的長工短工，都能受到董大善士的恩惠，就是董大善士養在家裏的豬羊鷄犬吃的也都是由米票向米店去換來的糠糜。至於綿布呢，有時候也會鑽到他們夫婦的被裏去變了胎，有時候也會上他們自己雇的短工的人家去變作了來年農忙時候的一工兩工的工資的預付。

最有名的董氏夫婦的一件善舉，是在那一年村裏有瘟疫之後的施材。董玉林向城裏的善堂去領了一筆款來之後，就雇工動手，做了十幾只棺木，寄放在董氏的家廟裏待施。木頭都是近村山上不費錢去斫來的松木，而棺材匠也是臨時充數，只吃飯不拿錢的隣村的木匠。凡須用這一批棺木的人，多要出一點手續費；而棺木的受用者還有一個必須是矮子的條件，因為這一批施材做得特別的短小長一點的屍身放下去，要把雙腳折短來的緣故。

董玉林夫婦既積了財，又行了善，更敬了神，菩薩自然也不得不保佑他們了，所以自從他們現在的那位大小姐姍姍生下地來以後，竟一帆順風，毫無病痛地被他們養大到了成人，其後過不上幾年，并且還又添上了一位可以繼家傳後的兒子大發。

二 暴風雨時代

太陽昇高了一段，將寒江兩岸的一幅冬晴水國圖點染得分外的鮮明，分外的清瘦。顏色雖則已經不如秋晚似的紅潤了，但江南的冬景，在黃蒼裏，總仍舊還帶些黛色的濃青。尤其是那些蒼老的樹枝，有些圍繞着飛鳥，有些披堆着稻草，以晴空作了背景，在船窗裏時隱時露地低昂着，使兩禮拜前纔從杭州回來的姍姍忽而想起了這一次寒假回籍，曾在路上同行過一天一夜的那位在上海讀書的滬外大學生。

船行的緩慢，途上的無聊，幸虧在江頭輪船上遇着了這一位活潑健談的青年，終於使她在一日一夜之中認識了目前中國在帝國主義下奄奄待斃的現狀，和社會狀態必須經過一番大變革的理由。姍姍也已經十八歲了，雖則這大學生所用的名詞，還有許多不能瞭解，但他的熱情，他的射人的兩眼，和因說話過多而興奮的他那兩頰的潮紅，却使姍姍感到了這一位有希望有學問的青年的話，句句是真的。在輪船上艙裏和他同吃了兩次飯，又同在東關的一家小旅館裏分居寄宿了一宵，第二天

在蘭溪的埠頭，和他分手的時候，婉珍不曉得怎樣的心裏，却感到了一種極深的悲哀，彷彿是在曉風殘月的楊柳岸邊，離別了一位今生不能再見的長征的壯士。

回到了鄉裏，見到了老父老母，和還不會脫離頑皮習氣的弟弟，旅途上的這一片餘痕，早就被拂拭盡了。直到後來，聽到了那些風聲鶴唳的傳說，見到了舉室倉皇的不安狀態，當正在打算避難出發的前幾日，婉珍纔又隱隱地想起了這一位青年。

「要是他在我們左右的話，那些紀律毫無的北方軍隊，誰敢來動我們一動？社會的改革，現狀的打破，這些話真是如何有力量的話！而上船下船，入旅舍時的他那一種懇懇扶助的態度，更是多麼足以令人起敬的舉動！」

當他整理箱籠，蒼萃物件的當中，稍有一點空下來的時候，腦裏就會起這樣的轉念：現在到了那一條兩岸是江村水驛的路上，她這想頭，同溫舊書的人一樣，想得更加確鑿有致了。到了最後，她還想到了一張在杭州照相館的窗裏看見過的照片：一個青年少女，披了長紗，手裏捏着一束鮮花，站在一位風度翩翩，穿上西裝的少年的身旁。

董婉珍的相貌，在同班中也不算壞。面部的輪廓，大致像她的爸爸董玉林，但董家世相的那一個朝天獅子鼻，却和她母親玉林嫂的鷹嘴鼻調和了一下，因而婉珍的全面部，就化成了一個很平穩的中人之相，不引人特別的注意，可以不討人的厭。不過女孩子的年齡，終竟是美的判斷的第一要件，十

八歲的血肉，裝上了這一副董家世襲的稍爲長大的骨骼，雖則皮色不甚細白，衣飾也只平常，——是一件短襖，一條黑裙的學校制服——可是那一種強壯少女特有的撩人之處，畢竟是不能掩沒的自然的巧製，也就是對於異性的吸引力蒸發的洪爐。那一天午後，在斜陽裏，董家的這隻避難船到蘭溪西城外的埠頭靠岸的時候，董娥珍的一身健美，就成了江邊亂昏昏的那些閑雜人等的注目的中心。

董玉林在縣城裏租下的是西南一條小巷裏的一間很舊的樓屋。樓上三間，樓下三間，間數雖則不少，租金每月却還不到十元；但由董玉林夫婦看來，這房租似乎已經是貴到了極頂了。故而草草住定之後，他們就在打算出租，將樓底下的三間招進一家出得起租金的中產人家來分房同住幾天之內，一家一家，同他們一樣從近村逃避出來的人家，來看房屋的人，原也已經有過好幾次了，但都因爲董玉林夫婦的租價要得太貴，不能定奪。在這中間，外面的風聲，却一天緊似一天，市面幾乎成了中歇的狀態；終於在一天寒雲淒冷的晚上，前線的軍隊都退回來了，南城西城外的兩條水埠，全駐滿了雜七雜八，裝載軍隊人夫的兵船。

董玉林剛捧上吃夜飯的飯碗，忽聽見一陣喇叭聲從城外吹了過來了，慌得他發着抖，連忙去關閉大門。這一晚他們五個人不敢上樓去宿，只在樓下的地板上舖上臨時的地舖，提心吊胆地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使婢愛娥，悄悄開了後門，打算上橫街跑那家豆腐店去買一點豆腐來助餐的，出去了。好半天終於青着臉仍復拿着空碗跑回來了，後門一門上，她也發着抖，拉着玉林嫂，低低地在耳邊說：

「外面不得了了，昨晚在西門外南門外都發生了姦搶的事情。街上要拉夫，船埠頭要封船；長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也沒有一家開門的店家。豆腐店的老頭，在排門小窗裏看見了我，就馬上叫我進去說——你這姑娘，真好大的胆子——接着就告訴了我一大篇的駭殺人的話，說在蘭溪也要打仗呢。」

董玉林一家五口，有一頓沒一頓的餓着肚皮，在地舖上捱躺了兩日三夜，忽聽見門外有腳步聲來了；午前十點鐘的光景，於聽見了一陣爆竹聲後，並且還來了一個人敲着門，叫說：

「開開門來罷，孫傳芳的土匪軍已經趕走了，國民革命軍今天早晨進了城，我們要大雲山下去開市民大會歡迎他們。」

董玉林開了半邊門，探頭出去看了一眼，看見那位說話的，是一位本地的青年，手裏拿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青灰的短衣服上，還吊上了一兩根皮帶。他看出了董玉林的發抖驚駭的弱點，就又站住了腳，將革命軍是百姓的軍隊，決不會擾亂百姓的事情，又仔細說了一遍。在說的中間，婉珍、阿發都走出來了，立上了她們父親的背後。婉珍聽了這青年的一大串話後，馬上就想起了那位同船的大學生，「原來他們的話都是一樣的！」這一位青年，說了一陣之後，又上鄰家去敲門勸告去了。直到後來，他們纔曉得，他就是本城西區的一位負責宣傳員。

革命高潮時的緊張生活開始了，蘭溪縣裏同樣地成立了黨部，改變了上下的組織，舉發了許多

土劣的惡行，沒收了不少的逆產。董婉珍在一次革命軍士慰勞游藝會的會場裏，真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忽然遇見了一位本地出身的杭州學校裏她同班的同學。這一位同學，在學校的時候，本來就以演說擅長著名的。現在居然在本城的黨部所屬的婦女協會裏做了執行委員了。

她們倆匆匆立談了一會，各問了地址，那位同志就忙着去照料會場的事務去了；那一天晚上，董婉珍回到了家裏，就將這一件事情告訴了她的父母，末了且還加了一句說：

「她在很懇切地勸我入黨，要我也上婦女協會或黨部去服務。」

董玉林自黨軍入城之後，看了許多紅綠的標語，聽了幾次黨人的演說，又目擊了許多當地的富豪的被囚被罰，心裏早就有點在恨，也有點在怕，怕這一隻革命黨的鐵手，要抓到他自己的頭上來；現在聽到了自己的愛女的這一句入黨的話，心裏頭自然就湧起了一股無名的怒火。

「你也要去做革命黨去了麼？人家的錢財，又不是偷來搶來的，那些沒出息的小子，真是胡鬧，什麼叫做逆產？什麼叫做沒收？他們纔是敲竹槓的人。」

董玉林對婉珍一向是不露一臉怒容，不說一句重話的，并且自從她上省城去進了學校以來，更加是加重了對她的敬愛之心了，這一晚在燈下竟高聲罵出了這幾句話來，駭得他的老妻，一時也沒有了主意。三人靜對着沈默了好一晌，聰明刻薄的玉林嫂，纔想出了一串緩衝的勸慰之語：

「時勢是不同了，城裏頭變得如此，我們鄉下也難保得不就有什麼事情發生。讓婉珍到她的朋

友那裏去走走，多認識幾個人，也是一件好事；你也不必發急，只須叫她自己謹慎一點就對了。」

她究竟是董玉林的共艱苦的妻子，話一涉及到了利害，董玉林仔細一想，覺得她的意見倒也不錯。這一場家庭裏的小小的風波，總算也很順當地就此結了局。

三 混沌

董婉珍終於進了黨，上縣黨部的宣傳股裏去服務去了；促成她的這急速的入黨的理由，是董村農民協會的一個決議案。他們要沒收董玉林家全部的財產，禁止她們一家的重行回到村裏來盤剝。地方農民協會的決議案，是要經過縣黨部的批准纔能執行的。董玉林一聽到了這一個消息，馬上就催促他自己的女兒去向黨部裏活動，結果，在這決議案還沒有呈上來之先，董婉珍就做了黨部宣傳股的女股員。

宣傳股股長錢時英，正滿二十五歲，是從廣州跟黨軍出發，特別留在這軍事初定的蘭溪縣裏，指導黨務的一位幹練的黨員。故鄉是湖南，生長在安徽，是蕪湖一個師範學校的畢業生；二年前就去廣東投效係黨政訓練所第一批受滿訓練出來的老同志。

她的身材並不高大，但是一身結實的骨肉，使看他一眼的人，能感受到一種堅實、穩固、沈靜的印象，和對於一塊安固的磐石所受的印象一樣。臉形本來是長方的，但因為肉長得很豐富，所以略帶一

點圓形。近視眼鏡後的一雙細眼，黑瞳人雖則不大，但經他盯住了看一眼後，彷彿人的心肝也能被透視得出來的樣子。他的話平常是少說的，可是到了緊要的關頭，總是一語可以破的，什麼天大的問題，也很容易地爲他輕輕的道破，解決，處置得妥妥服服。他的笑容，雖則常常使人看見，可是他的笑臉，却與一般人的詐笑不同，更像是心花怒放時的微笑，能夠使四周圍的黑暗，一時都變爲光明。

董婉珍在他對面的一張桌上辦公，初進去的時候，心裏每有點膽小，見了他簡直是要頭昏腦脹，連坐立都有點兒不安。可是後來在擬寫標語，鈔錄案件上犯了幾次很可笑的錯誤，經他微笑着訂正之後，她覺得這一位被同志們敬畏得像神道似的股長，却也是很容易親近的人物。

這一年江南的冬天，特別的和暖，入春以後，反下了一次並不小的春雪。正在下雪的這一天午後，是星期六，錢股長於五點鐘去出席了全縣代表大會回來的時候，臉上顯然地露出了一臉猶豫的神情。他將皮篋拿起放下了好幾次，又側日向婉珍看了幾眼，彷彿有什麼要緊的話要對她說的样子。但後來終於看看手表，拿起皮篋來走了，走到了門口，重新又回了轉來，微笑着對婉珍說：

「董同志，明天星期日放假，你可不可以同我上橫山去看雪景？中午要在縣政府裏聚餐，大約到三點鐘左右，請你上西城外船埠頭去等我。」

婉珍脹紅了臉，低下了頭，只輕輕答應了一聲，忽而眼睛又放着異樣的光，微笑着舉起頭來，對錢時英瞥了一眼。錢時英的目光和她的遇着的時候，倒是他驚異起來了，馬上收了笑容，作了一種疑問

的樣子，遲疑了一二秒鐘，他就決下了心，就出了辦公室。這時候辦公室裏的同事們已經走得空空，天色也黑沈沈的暗下去了。只剩了一般雪片的餘光，在那裏照耀着婉珍的微紅的雙頰，和水汪汪的兩眼。

董婉珍於走回家來的路上，心臟跳突得厲害；一面想着錢時英的那一種堅實老練的風度，一面又回味着剛纔的那一臉微笑和明日的約會，她在路上幾乎有點忍耐不住，想叫出來告訴大家的樣子。果然，這樣茫然地想着走着，她把回家去的路線都走錯了，該向西的轉灣角頭，她却走向了東。從這一條狹巷，一直向東走去，是可以走上黨部辦事人員的共同宿舍裏去的。錢時英的宿所，就在那裏。她想索性將錯就錯，馬上就上宿舍去找錢時英出來，到什麼地方去過牠一晚，豈不要比捱等到天明，倒還好些。但是又不對，住在那裏的人是很多的，萬一被人家知道了，豈不使錢時英爲難。想到了這裏，飛上她臉來的雪片，帶起刺激性來了，涼陰陰的一陣逆風，和幾點冰冷的雪水，使她的思想，又回復了常軌，將身體一轉，她纔走上了回家去的正路。

漫漫的一夜，和遲遲的半天，董婉珍守候在家裏，真覺得如初入監獄的囚犯，翻來覆去，在牀上亂想了一個通宵，天有點微明的時候，她就披上衣服，從被裏坐了起來。但從窗隙裏漏進來的亮光，還不是天明的曙色，却是積雪的清輝。她睡也再睡不着了，索性穿好衣服，走下牀來，拈旺了燈。她想下樓去梳洗頭面，可是愛娥還沒有起牀，水是冰凍着的。沒有法子，她只好順手向書架上抽了一本書，亂翻着

頁數，心裏定下第幾行和第幾字的數目來測驗運氣。先翻了四次，是「恆」「也」「有」「終」的四個字。猜詳了半天，她可終於猜不出這四個字的意思；但樓底下却有起勁靜來了，當然是愛娥在那裏燒水煮早餐，接着又翻了三次，得着了「則利之」的三個字，她心裏纔寬了起來，因為有一個「利」字在那裏，至少今天的事情總是吉的。

下樓下洗了手臉，將頭梳了一梳，早餐吃後，婦女協會的那位同學跑來看她了，她心裏一樂，喜歡得像得了新玩具的小孩。因為她的入黨，她的去宣傳股服務，都是由這位女同學介紹的。昨天股長既和她有了密約，今天這位原介紹人又來看她，中間一定是有些因果在那裏的。她款待着她，瀝盡了自己所有的好意，不過從這一位女同學的行動上，言語上看來，似乎總是心中夾着了一件事情，要想說又有點說不出來的樣子。她愈猜愈覺得有吻合的意思了，因而也老阻止住她，不使她說出，打算於下午去同錢股長密會之後，再教她來向父母正式的提議談判。終於坐了一個多鐘頭，這位女同學告辭走了，她的心裏又添了一層盼望着下午三點鐘早點到來的急意。

催促着愛娥提早時間燒了早飯，飯後又換衣服，照鏡子地修飾了一陣，兩點鐘還沒有敲，她就穿了那件新做的灰色長袍，走上了西城外的碼頭。天放晴了，道路上雖則濘泥沒膝，但那一灣天蓋，却真藍得迷人。先在江邊如醉如癡的往返走了二三十分鐘，向一位兜攬生意的老船夫說好了上橫山去的船價，她就走下了船，打算坐在船裏去等錢股長的到來。但心裏終覺得放心不下，生怕他到了江邊，

又要找她不到，於是又撩起長袍，踏上了岸。像這樣的濘泥道上的太陽光裏上下落落，來來去去，更捱了半個多鐘頭。正交三點鐘的光景，她老遠就看見錢時英微笑着來了。今天他和往日不同穿的却是一件黑呢的棉袍。從這非制服的服色上一看，她又感到了滿心的喜悅，猜測了他今天的所以要不穿制服的深意。

兩人下船之後，錢時英儘是默默地含着微笑，在看兩岸斜陽裏的雪景。董婉珍滿睜着希望的雙眼，只在一眼一顧地貪看他的那一種瀟灑的態度。船到了中流，錢時英把眼睛一轉，視線和她的交叉了，他立時就變成了一種鄭重的臉色，眼睛盯着她，呆了一呆，他先叫了一聲「董同志！」婉珍雙頰一紅，滿身就露出了羞媚，彷彿是感觸到了電氣。同時她自己也覺着心在亂跳，肌肉在微微地抖動。他叫了一聲之後，又囁嚅着慢慢地說：

「董同志我們從事，從事革命的人，做這些事情，本來，本來是不應該的……」

聽了他這一句話，她的羞媚之態，顯得更加濃厚了，眼睛裏充滿了水潤的晶光，氣也急喘得像一個重負下的苦力。嘴唇微微地顫動着，一層緊張的氣勢，使她全身更抖得厲害。

「不過，這這一件事情，究竟叫我怎麼辦哩？昨天，昨天的全縣代表大會裏，董村的代表，將一件決議案提出了；本來我還不曉得是關於你們的事情，後來經大會派給了我，我去審檢，呈文裏也有你的名字。你父親的許多霸占，強奪，高利放款，借公濟私的劣蹟，說得確確實實，並且還指出了你們父女的匿

居縣城，蒙混黨部的事實。我，我因為在辦公室裏，不好來同你說，所以今天特為約你出來，想和你來談一談。」

董婉珍於情緒緊張到了極頂之際，忽而受到了這一個打擊，一種極大的失望和極切的悲哀，使她失去了理性，失去了意志，不等錢時英的那篇話說完，就同冰山倒了似的將身體倒到了錢時英的懷裏，不顧羞恥，不能自制，只嗚嗚地抽咽着大哭了起來。

錢時英究竟也是一個血管裏有熱血在流的青年男子，身觸着了這一堆溫軟的肉體，又目擊着她這一種絕望的悲傷，憐憫與慾情，混合成了一處，終於使他的冷靜的頭腦，也把平衡失去了；兩手緊抱住了她的上半身，含糊地說着：「你不要這樣子，你不要這樣子。」不知不覺漸漸把自己的頭低了下去，貼上了她的火熱的臉。到了兩人互相抱着嘴唇與嘴唇吸合了一次之後，錢時英纔同受了雷震似地醒了轉來，一種冷冰冰的後悔，和自責之念，使他跳立了起來，滿含着盛怒與怨恨，唉的長嘆了一聲，反同木鷄似地呆住了。本來他的約她出來，完全是為了公事，絲毫也沒有邪念的，他想先叫她自己辭了職，然後再溫和地將她父親的田產發還一部分給原來的所有人。這事情他昨天已經同她的那位介紹人說過了，想叫她的那位同學，先勸慰她一下，叫她不要因此而失望，工作可以慢慢地再找過的。而他的這些深謀遠慮，這腔體恤之情，現在却只變成了一種污濁的私情了。以事情的結果來評斷，等於他是乘人之危，因而強占了他人的妻女。這在平常的道義上，尚且說不過去，何況是身膺革命重

任的黨員呢？但是事情已經做錯了，緊鈴解鈴，責任終須自己去負的。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還是和她結合了之後，慢慢的再圖補救罷！錢時英想到了這裏，一時眼前也都得看到了一條黯淡的光明。他再將一隻手搭上了她的還在伏着的肩背，柔和地叫她坐起來，掠一掠頭髮，整一整衣服的時候，船却已經到了橫山的脚下，她的淚臉上早就泛映着一層媚笑了。

四 寒潮

大雪後的橫山一角，比平日更添了許多的嫵媚。船靠岸這面沿江的那條小徑，雪已經溶化了大半了，但在道旁的隙地上，泥壁茅檐的草舍上，枯樹枝上，都還鋪蓋着一陣殘雪的晶皮。太陽打了斜，東首變成了山陰，半江江水，壓印得紫裏帶黑，活像是水墨畫成的中國畫幅。錢時英攙扶着董婉珍，爬上了橫山廟的石級，向蘭溪市上的人家縱眺了一回，兩人胸中各感到了一種不同的喜悅。

半城煙戶參差的屋瓦上，都還留有着幾分未化的春雪；而環繞在這些市塵船隻的高頭，渺渺茫茫，照得人頭腦一清的却是那一弓藍得同靛草花似的蒼穹。更還有高帶着白帽的遠近諸山，與突立在山嶺水畔的那兩枝高塔，和迴流在蘭溪縣城東西南三面的江水湊合在一道，很明悉地點出了這幅再豐華也沒有的江南的雪景。

在董婉珍方面呢，覺得這一天大雪，是她得和錢股長結合的媒介；漫天匝地的白色便是預示着

她們能夠白頭到老的好兆頭。父親的急難，自己的將來，現在的地位，都因錢時英的這一次俯首而解決了。在錢時英的一面呢，以為這發育健全的董婉珍，實在有點可憐。身體是都麼結實，普通智識也相當具備的，所缺乏的，就是沒有訓練，只須有一個人能夠好好的指導她，扶助她，那這一種女青年，正是革命前途所需要的人才。而在這一種正心誠意的思想的陰面，他的枯燥的宿舍生活，他的二十五歲的男性的渴求，當然也在那裏發生牽引。

前面是這樣的一片大自然的煙景，身旁又是那麼純潔熱烈的一顆少女求愛的心，錢時英看看周圍，看看董婉珍的那一種完全只顧目前的快樂，並無半點將來的憂慮的幼稚狀態，自然把剛纔船裏所感到的那層懊恨之情，一筆勾了。

兩人憑着石欄，向蘆溪市上，這裏那裏的指點了一陣，忽而將目光一轉，變成了一個對看的局勢。董婉珍羞紅了臉，雖在笑着側轉了頭，但眼睛斜處，片刻不離的，仍是對錢時英的全身的打量和他的面部的諦視。錢時英只微笑着默默地在細看她的上下，彷彿他和她還是初次見面的樣子。第二次四目遇合的時候，錢時英覺得非說話不可了，就笑着問她：

「你還有勇氣，再爬上山頂上去麼？」

「你若要去，我便什麼地方也跟了你去。」

「好罷，讓我們去比比腳力看。」

先上廟裏向守廟的一位老道問明了上蘭陰寺去的路徑，他們就從側面的一條斜坡山路走上了山。斜坡上的雪，經午前的太陽一曬，差不多溶化淨了；但看去似乎不大粘溼的黃泥窄路，走起來却真不容易。董婉珍經過了兩次滑跌，隨後終於將彈簧似的身體靠上了錢時英的懷裏，慢慢地談着走着，走上那座三角形的橫山東頂的時候，他們的談話，也恰巧談到了他們兩人的以後的大計。

「今天的我們的這一個祕密，只能暫時不公布出來。第一總得先把那條董村的決議案辦了纔行，徇私舞弊，不是我們革命的人所應做的事情，你們家裏的田產之類，確有霸占的證據的，當然要發還一部分給原有的人。還有一層，他們已經指控了你們父女的蒙蔽黨部，你自然要自動辭職，暫時避去嫌疑，等我們把這一件案子辦了之後，再來服務不遲。……我的今天的約你出來，本意就爲了此，可是，現在成了這樣的一個結局，事情倒反而弄僵了；我打算把這兒的黨務劃出了一個規模之後，就和你離開此地，免得受人家的指摘。你今天回去，請你先把這一層意思對你兩老說一說明白，等案件辦了之後，我們再來提議婚事……」

董婉珍聽了他這一番勸告，心裏却微微地感到了一點失望；明天假使馬上就辭了職，那以後見面的機會不就少了麼？父母的事情，財產的發落，原是重大的，可是和那些青年男子在一道廝混的那種氣氛，早出晚歸，從街上走過，受人側目注意的那種私心的滿足，還有最覺得不可缺的一件大事，就是這一位看去和磐石似的錢股長的愛撫，她現在正在想恣意飽受的當兒，若一旦辭了職，却向那裏

去求，那裏去得呢？

錢時英看到了她的略帶憂鬱的表情，心裏當然也猜出了她的意思，所以又只能補充着說：「做事情要顧慮着將來的，僅貪愛一時的安逸，沒入於一時的忘我，把將來的大事擱置在一邊，是最不革命的行爲；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這一層總該看得穿。」

一次強烈的擁抱，一個火熱的深吻，終於驅散了董婉珍臉上的愁雲。他們走到了蘭陰寺前，看見了衢江江上的斜陽，西面田野裏的積雪，和遠近的樹木村落上的炊煙，曉得這一天，日子已經垂暮，是不得不下山回去的時候了，兩人更倚偎着，微笑着，貪看了一忽華美到絕頂的蘭陰山，山下大雪初晴的江村暮景，就從西頭的那條山腰大道，跑下了山來。

從橫山回來的這一天晚上，却輪着錢時英睡不着覺了，和昨天晚上的董婉珍一樣，他想起在了廣州的時候，和他同時受訓練的那位女同志黃烈。他和她雖然並沒有什麼戀情愛意，但互相認識了一年多，經過了幾次共同的患難，纔知道兩人的思想、行動以及將來的志願，都是一樣的。看到了董婉珍之後，再回想起黃烈來，更覺得一個是有獨立人格的女同志，一個是只具有着生理機關的異性。離開了現實的那一重慾情的關，把頭腦冷靜下來一比較，一思索，他在白天曾經感到過的那層後悔又漸漸地漸漸地昂起了頭來。

婚姻，終究是一生所免不了的事情，可惜在廣州時的生活氣氛太緊張了，所以他對黃烈終於只

維持了一種同志之愛，沒有把這愛發展開去的機會。但當她要跟了北伐軍向湖南出發的前幾天，他在有一次餞別的夜宴之後，送她回宿舍去的路上，曾聽出了她的說話的聲音的異樣，他說：

「錢同志！我們從事於革命的人，本來是不應該有這些遠行惜別的感情，可是不曉怎麼，這幾天來，頻頻受了你們諸位留在廣州的同志的餞送，我倒反而變得感情脆弱起來了，昨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半夜。你有沒有什麼可以使我振作的信條、言語，或者竟能充作互勉互勵的戒律之類？」

現在在回憶裏，重想起了這一晚的情景，他倒覺得歷歷地反聽到了她的微顫着的尾音。可惜當時他也正在計劃着跟東路軍出發，沒有想到其他的事情的餘裕，只說了一句那時候誰也在說的豪語，「大家振作起精神，等我們會師武漢罷！」終於祇熱烈地握了一回手，就在宿舍門口的夜陰裏和她分開了。以後過了幾天，他只在車站上送他們出發的時候，於亂雜的人叢中見了她一次面。

一個男子濫於愛人，原是這人的不幸；然而老受人愛，而自己沒有十分的準備，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現在到了這一個既被人愛，而又不得不接受的關頭，他覺得更加爲難了。對於董婉珍的這件事情，究竟將如何地應付呢？要逃，當然也還逃得掉；同志中間，對於戀愛，抱積極的兒戲觀念，并且身在實行的男女，原也很多，不過他的思想，他的毅力，却還沒有前進到這一個地步，而同時董婉珍，也決不是這一種戀愛的對手人。她實在還是幼稚得很的一個人，初到人生上來學習冒險的人，將來的變好變壞，或者成人成獸，全要看她這一次的經驗的反應如何，纔能夠決定。

「也罷，還是忍一點犧牲的痛罷！將一個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的庸人，造成一個能爲社會服務致用的鬪士，也是革命者所應盡的義務；既然第一脚踏出了之後，第二脚自然也只得連帶着伸展出去。更何況前面的去路，也還不一定是陷人的泥水深潭哩。」

想來想去，想到了最後，還是只有這一條出路。翻身側向了裏牀，他正想凝神定氣，安睡一忽的時候，大雲山脚下的民衆養在那裏的雄鷄，早在作第一次催曉的長啼了。

五 藥酒盃

經過了鄉區黨部的一次查覆，董玉林的這一起案子，却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很順當地解決了。原因是爲了那些被霸占的原有業主，像阿德老頭之類，都已經死亡，而有些農民，却因在鄉沒有事業可守，早就隻身流浪到了外埠，誰也查不出他們的下落來。至於重利盤剝的一件呢，已被剝削者，手中沒有證據，也沒有做中的證人，事過勿論，還欠在那裏的幾戶，大抵全係小額，生怕以後有急有難，要再去向董玉林商借的不易，也不肯出來爲難，只聽說利息可以全免，就喜歡得不得了，所以由黨部判定的結果，只將董玉林的田產，割出了幾十畝來，充作董村公立小學的學產，總算藉此以贖取了那個決議案的末一款：永遠不准他們重回老鄉的禁令。

健忘與多事的社會，經過了一個多月，大家早就把這件事情忘記了；於是辭職慰留，准請假一月。

的董婉珍，仍復上黨部去服務；急公好義，興學捐財的董善士，反成了縣城社會的知名之士；宣傳股長錢時英這時候也公然在董家作了席上的珍客；錢股長與董女士的革命不忘戀愛，戀愛不忘革命的精神，更附帶着成了一般士紳的美談。

和煦的春風，吹到了這江岸的縣城，市外田裏的菜花紫雲英正開得熱鬧的時候，錢董兩人的婚議也經過了正式的手續，成熟到披露的時節了。

當結婚披露的那一天晚上，董家樓下的三間空屋，除去偏東的那間新房之外，竟掛滿了許多畫軸對聯，擺上了十桌喜酒，擠緊了一縣的黨政要人。先由證婚人的縣長致了祝詞，復由介紹人的那位婦女協會執行委員報告了一次經過，當輪到主婚人的董玉林出來講話的時候，他就公正廉明，陳述了他過去的經歷，現在的懷抱，和未來的決心。

他說，他自小就是一個革命者；他所最關心的，是地方上的金融的調節，和善舉的勇爲。總理的遺教，他是每飯不忘，知行共勉的。有水旱災的時候，他曾散了多少多少的財；有瘟疫的年頭，他也施了多少多少的材。而本地的劣紳因妒生忌，因忌作惡，致有前一次的決議。他現在是抱定宗旨，要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奮鬪革命的。中國的命脈，是在農工，他將來就打算拚他這一條老命，回到農村去服務，爲無力的佃農工人而犧牲。本來是只在村塾裏讀過三年書的，這一位革命急就家，在這一天晚上，竟把錢時英和董婉珍教他的許多不順口的名詞，說得頭頭是道，致使有幾個自上塘村和董村附近趕

來吃喜酒的鄉親，大家都吐出了驚異的舌頭，私下在說：「縣裏真是不得不住，玉林只在這裏耽擱上半年，就曉得在縣長面前說這許多鄉下人所聽不懂的話了。」

中宵客散，新夫婦正在新床上坐下的當兒，這一位成了當晚的大英雄的岳父就踏進了新房來問今後的他們倆的打算。房飯錢每月擬出多少，蕊珍的薪水，可不可以提高一點，仍復歸他們兩老去收用？遲早他總是要回董村去的，那裏的黨部，可不可以由他去包辦？此外的枝節問題還有許多，弄得正在打算將筋骨鬆動一下的錢時，英幾乎茫茫然失去了知覺。到底還是曉得父母的性質的，董蕊珍來得乖巧一點，看到了新郎的那一副難以應付的形容，就用了全力，將父親提出的種種難題，下了一個快刀切亂麻的解決方法，她說：「今天遲了，爸爸，你也該去息息了；有什麼話，明天再談，豈不好麼？」

結婚之後的董蕊珍，處處都流露了她的一種自父祖遺傳下來的小節的伶俐；她知道如何地去以最賤的價格，買許多好看耐用的衣料什物來裝飾她自己的身體，她也知道如何地去用她所有的媚態，來籠絡那些同事中的有勢力的人。在新婚的生活裏，錢時英半因寵愛，半因省事，對於她的這些小孩子似的賣弄聰明，以及操權越級的舉動，反同溺愛兒女的父母一樣，時時透露了些嘉獎的默認；於是董蕊珍的在家庭的習慣，在社會的聲勢，以及由這些反射而來的驕縱的氣概，與夫愚妄的自信，便很急速地養成，進步，終於確立成了她的第二的天性。

她的第一件的成功，是他們倆的收入支配；除付過了過分的房飯錢，使兩老喜歡得興高彩烈，

開銷了一切所必需的應酬衣飾費用，使錢時英生活過得安安穩穩之外，第一月在她手裏就多出了一筆整款；這是錢時英自任事以來，從來也不曾有過的經驗。她的第二件的成功，是虐使用人的巧妙；新做了主婦，她覺得不雇一個用人，有些對父母不起，與鄰舍人家的觀瞻有關了，所以雖則沒有必要，她也上就近鄉下去招來了一個傭婦。對這一個鄉下傭婦的訓練，她真徹骨地顯出了她父祖所遺給她的天才。譬如早晨罷，在天還未亮，她自己起來大小便的時候，就要使了大喉嚨，叫這傭婦起來了；晚上則甯願多費一點燈油，以朋友當婚禮送給她們的一個鬧鐘做了標準，非要到十二點鬧打的時候，不准這傭婦去上床睡覺。後來因為鬧鐘鬧得厲害，致吵醒了她們夫婦的甜睡，她於大罵了一頓傭婦的愚蠢之外，還犧牲了一塊洋紗手帕做了包在這鐘蓋上的包皮。在日裏他們不在家的時候呢，她總找尋些很費事而不容易做好的事情，如米裏面挑選沙石糝子，地板上拭除灰土泥痕之類的，工作給她，使她不能有一分鐘的空；若在家哩，則她自己身上有一點癢，或肚裏忽而想到什麼，就要傭婦自動的前來服役，一步不到，或稍有遲疑，她便甯願請假在家，長時間的罵這愚蠢而不是父母養的鄉下婦人，使她到了地獄，也沒有個容身之處。

在外面的應酬呢，她却比錢時英活潑能幹得多；對於上面或同等的人，到處總是她去結交，她去奉承的，但對於下級或無智的鄉愚之類哩，她却又是破口便罵，一點兒也忍耐不得的。股長夫人了，所以結婚不上兩月，董婉珍的賢夫人的令名，竟傳遍了遠近，傾倒了全縣。在這中間，錢時英反而

向公共會場不大去拋頭露面，在行動上言語上很顯明地顯示了極端慎重和沈默的態度；而一回到了私人的寓所，他和賢夫人也難得有什麼話講，只俯倒了頭，添了許多往返函電的草擬，以及有些莫名其妙之文字的撰述。

終於黨政中樞的裂痕暴露了，在武漢，在省會，以及江西兩廣等處，都顯示了動搖，興起了大獄；本來就被同志們訕笑作因結婚而消磨了革命壯志的錢時英，也於此時突然地向黨部裏辭去了一切的職務。

這一天的午後，當董婉珍正上北區婦女協會分會去開了指導會回來，很得意的從長街上走去自己家去的時候，鬪頭却衝見了臉色異常難看從對面走來的錢時英。一看見了他的這一副青紫悒鬱的表情，她就曉得一定有什麼意外發生了，斂住了笑容，吊起了眉毛，她把嘴角一張，便問他要上什麼地方去。

「你來得正巧，我有話對你講，讓我們回去罷！」

聽了他這幾句吞吞吐吐的答辭，她今天在婦女分會會場裏得來的一腔熱意與歡情，早就被他驅散了一半了，更那裏還經得起末尾又加上了半句他的很輕很輕的「我，我現在已經辭去了……」的結語呢！

她驚異極了，先張大了兩眼，朝他一看，發了一聲回音機似的反問：

「你已經辭去了職？」

「看到了他的失神似的表情，只是沈默着在向前去，她纔由驚異而變了憤怒，由憤怒而轉了冷淡，更由冷淡而化作了輕視。自己也沈默着走了一段，她纔輕輕地獨語着說：

「哼，也好罷，你只教能够有錢維持你自己的生活就對！」

在這一獨語裏，他聽出了她對他所有的一切輕蔑、憎惡、歹意與侮辱，說了這一句獨語之後，却是她只板着冷淡的面孔，同失神似的儘在往前走，而不得已仰起了頭彷彿在看天思索似的，他那雙近視眼，反一眼一眼的帶着疑懼的色彩向她偷視起來了。

兩人沈默着走到了家裏，更沈默着吃過了晚飯。一直到上床爲止，還不開口說一句話。那個一向同豬狗似地被女主人罵慣的傭婦，覺察到了這一層險惡的空氣，慌得手腳都發抖了，結果於將洋燈移放上那面鬧鐘前去的時候，撲搭地一聲竟打破了那盞洋燈上的已經用白紙補過的燈罩。

低氣壓下的雷雨發作了，女主人果然用了絕叫的聲音，最刻毒地喝罵了出來。

「×媽！×媽！×媽！你想放火麼？像你這一種沒有能力的東西，還要活在那裏幹什麼？你去死去，去死！我的霉都被你倒盡了！我，我，我，我以後還有什麼顏面去見人……！」

語語雙關，句句帶刺，像這樣的指東罵西，她竟把她的裂帛似的喉嚨，罵到了嘶啞，方纔住口。在樓上的她的父母兄弟，早就聽慣了這一種她的家教的，自然是不想出來干涉。晚飯之後，他們似乎很沈

醋地已經掉入了睡鄉。錢時英死抑住心頭的怒火，在她的高聲喝罵之下，只偷偷地向丹田換了幾次長氣。十二點的鐘鬧了一陣，那傭婦幽幽手地摸上床去睡後，他聽見這一位賢夫人的呼吸，很均勻地調節了下去，并且興奮之後的疲倦，使她的鼾聲也比平時高了一段。錢時英到這時候纔放聲嘆了一口氣，向頭上搔耙了許多回。

同墳墓裏似的沈默，滿罩住了這所西南城小巷裏的樓屋，等那一位傭婦的鼾聲，也微微傳到了錢時英的耳畔的時候，他纔輕輕地立起了身，穿上了便服，摸向了他往日在那裏使用的寫字檯的旁邊，先將桌上以及抽斗裏的信件稿冊，向地下堆作了一堆，更把剛纔被傭婦敲破燈罩的洋燈裏的煤油，倒向了地下，他用稿紙擦成了幾個長長的煤頭紙結，擦洋火把牠們點着了。黑暗裏忽然亮了一亮，馬上又被他的口息所吹滅，只在那一大堆紙堆的中間，留賸了幾點煤頭紙星火似的微光。天井外的大門門，輕輕響動了一下，他的那個磐石似的身體，便在烏灰灰的街燈影裏跑向了東，跑出了城，終於不見了。

大約隔了一個多禮拜的樣子，上海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裏，當旁晚來了一個體格很結實，帶着近視眼鏡，年紀二十五六歲，身材並不高大，口操安徽音，有點像學生似的旅客。他一到旅館，將房間開定之後，就命茶房上報館去買了這禮拜所出的舊報紙來翻讀，當他看到了地方通信欄裏的一項記載蘭溪火災，全家慘斃的通信的時候，他的臉上却露出一臉真像是心花怒放似的微笑。

遲暮

厭倦了頻年的飄泊，並且又當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來侵與世界經濟恐慌最高潮的當口，覺得不死不生地的羈縻在大都會裏作窮苦的文士生活，也沒有一點意義，林旭就在一天春雨瀟瀟的早晨，帶了他的妻兒遷上比較安靜的杭州城裏去永住了。

杭州本來是林旭他們的本土本鄉，飲食起居的日用之類，究竟要比上海便宜得多。林旭在表面上雖則在說，對於都市生活，真覺得是厭倦極了，只想上一處清靜一點的地方去讀讀書，寫寫東西，但其實，這一次的遷居的主要動機，還是因為經濟上的壓迫。

「算了算了，人生原不過是這麼回事。苦苦的寄生在這大都會裏，要受隣居們的那些閒氣，倒還不如回到老家去住牠幾天大房子的合算！」

林旭在一天睡不着覺的惱人的晚上，這樣的輕輕地說了一串並不是在對人講的獨白，而睡在他的身邊似乎也還沒有合眼的他的夫人，却馬上就很起勁地回答他說：

「我倒也是這樣的在想，就是不同鄉下的老家，上杭州去租一間大點的房子住住，租錢究竟要

比這裏便宜些。」

這一個偶然在蚊帳之內的夫妻會議的決議案，居然於半月之後被實地執行了。將幾件並不值錢的零星行李與兩個小孩子搬進車廂之後，林旭把關在那裏的車窗放了下來，對着煙霧和春雨拌在一道的像灰漿一樣的上海空中，如釋重負似的深長地吐了一口鬱氣。立在窗口，拿出手帕來擦擦額上的汗，回轉頭來，對兩個淘氣的小孩發了幾聲叱咤的命令，他又凝視住窗外的雨腳在作獨語說：「車到站的時候，要希望牠不落雨纔好。」這一個老是像只在對自己說話的獨語習慣，也是林旭近來的一種脾氣。有時候在街上獨步，或一個人深夜在書案前看書的當中，他也會高聲地說出一句半句的話，或發出一聲絕望悲憤的叫喊來。他的家人對他這脾氣近來也看慣了，所以即使聽見了他的獨白，看見了他的臉上的險惡的表情，也到了會泰然不去理他的程度。

因為是落雨天，所以車廂裏空得很。火車開出之後，林旭一個人走上了離女人小孩們略遠的一個空座去坐下，先翻開了一冊打算上杭州去譯的書看了幾頁。後來又屈着手指頭計算了些此番搬家的用費之類，便看看窗外的雨景而打了幾個呵欠，不知不覺就昏昏沈沈地在座位前的小桌上靠住睡着了。

火車準時到了杭州城站，雨還在淒其地落着。一靠月台，他的夫人就向車窗外乾娘大哥二弟地招呼了一陣，原來她們的親戚朋友，接到了她們將遷居來杭州的消息，和火車到站的時刻，早就在那

裏等着了。林旭走下了月台，向幾位親戚們帶來的小孩子等一看，第一就感到了一種辨認不清的困惑。幾年前頭，他上杭州來看他們的時候，有幾個小的他不曾看見，有幾個與他是居於叔姪的輩次的小孩，也還是不懂人事的頑童，而現在他們竟長得要和他一樣地高，穿着了學校的制服，幫他提行李，抱小孩，儼然是已經成年的中堅國民了。走出了月台柵門，等汽車來搬行李的當中，他約大家上待車室裏去坐了一下。喝了口茶，吸了枝煙後，他鎮靜地向他的長一輩的親戚們仔細一打量，心裏頭也暗暗地吃了一驚。他覺得他們的臉色，他們的姿勢，在這僅僅的幾年之中，竟變得非常之衰老了。

「啊啊，這一個人，生這一個時間的鐵門關，誰能夠逃得過去？誰能夠逃得過去呢？」

分坐入了幾輛汽車，他向兩旁在往後退的依舊同幾年前一樣的衰落的杭州城市有看，心裏忽而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灰冷的感覺，在他的口上，險些兒又滾出了這一串獨白。

在杭州住下的第二天，新居的電燈，接上了火。林旭吃過了夜飯，踏進一間白天剛佈置好的書齋，去打開夜飯前送到的上海報紙來看，初看了第一面的大字廣告，還並不覺得什麼，繼看日軍侵入的政治新聞，因為只看了些題目，倒也還可以，後來看到了三面的社會新聞，讀入了記事的第一則，就覺得字跡模糊得很。叫家人來換上了一個五十枝燭光的電燈球，繼續再把社會記事看將下去，而字跡的模糊，還同沒有換燈球的時候一樣。他把眼睛擦了幾擦，歪頭一想，纔曉得自己的眼睛花了一副新近配好的老眼鏡，在移家的紛亂之中，不知擺入了什麼地方，到現在還沒有尋着。放下報紙，滅去電燈。

踏回寢室去就寢的路上，他又輕輕地獨語着說：

「明天一早非去配一副眼鏡來不可！非去配不行！」

搬定之後，約莫將一禮拜了，有一天久雨初晴的午後，林旭在中飯時飽啖了一盆杭州著名的醋溜鯽魚，醉醺醺地正躺在書齋裏的籐椅上撫鼻微吟。

冷雨埋春四月初——歸來——飽食故鄉魚——范睢——書術成奇辱——王霸妻兒——愛

索居——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商量柴米分排定——緩向湖

騰試鹿車——

翻來覆去，吟成了這五十六字，剛在想韻脚和平仄的協與不協，門鈴一響，他的已經長到六歲的兒子却跑進來說：「有客人來了！」

跑上客廳去一看，他起初呆了一呆。一時竟認不出這客人是誰。聽了客人叫他的聲音，又聽了一句「你總以為我還在廣東罷？」的開場白之後，他就「啊」的叫了一聲，搶上去握住了客人的手，只在「仲子仲子」的叫客人的名字，有半晌說不出話來。

詩人黃仲子當十幾年前剛出第一冊詩集的時候，林旭在上海原是他很熟的朋友。當時因爲有人毀謗林旭，說他是一位變態性慾者之故，年紀很輕的黃仲子對他還同小姑娘似地表示了許多羞縮的神情。以後一別十餘年，他們有時原也在車窗馬背，客舍驛亭裏見過幾次面，有時也各寄贈着

些自著的作品之類，通過許多次信。但到了這一個安靜的故鄉來一見，林旭真覺得是掉入了夢裏去的樣子。

「仲子，你廣東是幾時回來的？」

「回來得已經有一年光景了，時代實在進展得太快，我們都落伍了，你也老得多了呢，林旭！」

「那當然！仲子！我看你的額上，也已經有了幾條縐紋了呢！真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啦，你近來還做詩麼？」

「柴米油鹽都籌謀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做詩哩！你有幾個小孩子了？」

「兩個半，因為還有一個，怕就快要出來，所以只好算半個。你呢？」

「也是三個，性慾的淨化，*The Sublimation of Sexual Instinct* 的必要，雖則時時感到，可是實際上却終於不行。」

「哈哈，哈哈，你也做了山喀夫人的信徒了麼？節育這一件事情可真不容易，好讓我們慢慢地來研究罷！」

「上海的文壇怎麼樣？你爲什麼要搬到這一個死都裏來住呢？」

「還不是爲了生活！我們是同你剛纔說過的一樣，都落伍了。無論如何，在這一暴風雨將次到來的大時代裏，我們所能盡的力量，結局總是微薄得很。新起的他們，原也很在努力，但實力總覺得還

差一點。像我這樣，雖自己明曉得自己的軟弱無能，可在有些時候，也還想替他們去服一點點的推進之務，不過心有餘而力不足，近來老覺得似乎將要變成他們的障礙物的樣子，所以就毅然決然地退出了這文筆的戰場。仲子，你以爲我這計劃怎麼樣？

「當然是很好，我們雖則都還未老，但早已先衰了；第一就得來休養休養，雖然或將從此一直的沒落下去也說不定。」

「祝夫人呢？近來怎麼樣？」

「她麼？不是剛纔同你說過，已經成了三個孩子的母親了，除開走上了千古不易的母性的軌道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金女士呢，金麗女士呢？我聽說她也已經回國了，是在杭州教書罷？」

「她也在這裏，并且因爲在一張報上看見了你的來此地永住，還很想和你見見。明天午後沒有空，我們去約她遊一趟湖，你以爲怎麼樣？」

「好，好得很，我明天午後一定上湖濱去等你們。」

林旭和黃仲子這樣約定了明日的去遊湖，兩個人又談了些閑天，就匆匆地分開了手。是在這一天的晚上，林旭於躺下牀去之後，就又問了問他的夫人。

「黃仲子，明天約我去遊湖，你願不願意去？」

「挺着了這麼一個大肚子，誰還願意去出醜哩！」

「聽說金麗也一道去的，你們都不是老同學麼？爲什麼不去見見談談？」

「等我做了產之後，再去請她們罷！」

原來林旭的夫人汪寶琴和黃仲子的夫人祝蔭楠以及金麗，都是杭州女學校裏的先後的同學，而同級的金麗和祝蔭楠還是同一個縣裏出身的小同鄉。當詩人黃仲子在向祝女士通信求愛的時候，比祝低一級的汪寶琴她們的班裏，很流傳着有些風說，似乎說詩人黃仲子對祝的級友金麗，一時也會經感到過不能自己的深情。但結果，黃祝倆終於結成了美滿的良緣，而金女士也於學校畢業之後，上法國去繼續讀了幾年書。不久之前，金女士剛自法國學成了回來，仍在杭州的一個大學裏教書。林旭有一天偶爾在報上的教育欄裏看到了這消息，對他夫人說了，他夫人也就向他說出了那一件舊事。後來他又聽說她金女士，因爲抱着高遠的理想，一直到現在爲止還是一個獨身的處女；因此他對她也觸生了一點淺淡的好奇心。平時對於女性絕不注愛的林旭，這一回見了黃仲子而竟問起了金麗，想來總也是這一種意識下的麗比多在那裏起作用。

到了和黃仲子約定的時間前，半個鐘頭的光景，林旭便從新寓出來，慢慢地踱到了湖濱。這一天的天氣，原也晴暖得宜人，但香市早過，浴佛節也於前兩天過去了，故而湖上的遊人也並不多。日光淡淡地晒在湖邊的樹枝上，遠山上，以及許多空船的白篷子上，當這一個繼三春而至的熱烈的首夏晴

天，照理來講，湖上的景色，當然是分外的妍麗濃豔的，但不曉怎麼，林旭一個人在湖濱踱着，看看近旁，看看遠處，只覺得是蕭條寂寞同在荒涼的冬日，獨自在一個廢墟的城邊漫步時的情景一樣。

先在體育場附近的堤上走了一圈，等慢慢走到了二碼頭的樹下的時候，他覺得脚力也沒有了，所以就向一條長木椅上坐了下去。將頭靠上了椅背，眼睛半開半閉地茫然對西面的山影不知呆了幾多時，忽而在他的近旁路上，有許多蹣跚着的小孩脚步聲聽見了，回轉頭來向北一看，他第一眼就看出了一個身材比那一羣小孩，大人都稍高一點的女性的上半身。接着就看見了黃仲子，看見了黃仲子的夫人和她的三個小孩。同時黃仲子也走上了他的面前，在說話了。

「你等得很久了麼？我們因為去約密斯金，繞遠了路。」

說着，他就照例的替林旭和金麗介紹了一下。金女士的青春豐潤期，雖則已經過去，但從她的緊張的肌肉和羞澀的表情上看去，究竟還有點少年的風韻留在那裏。林旭一面露着微笑應答着話，一面更拋眼向仲子的夫人一看，覺得她的頭髮也枯燥了，顏面也瘦落了，談話的語氣也散漫了，時時只在照顧着三個孩子，生怕他們在路上發生了什麼意外。

「是的，仲子的話說得不錯，她是已經走上了母性的軌道了！」

這樣私在心裏轉着念頭，他又掉頭向仲子一看，覺得從前是那麼熱情汹涌的這位抒情詩人，現在也帶上了近視眼鏡，穿上了半舊的黃黑色西裝，本來是矮胖的身體，更覺得矮了胖了一點，彬彬

有禮，默默隨人，似乎也已經變成了一位走上了軌道的父親。

林旭因爲多走了一點路，身體微感到了些疲乏，所以對於遊湖，並沒有積極的興趣。金女士也說，今晚上有朋友結婚，要去幫忙，怕是不能在湖裏滯留到夜。黃仲子夫婦倆，有三個小孩要招呼，落船上岸，處處都有不便，所以落不落湖，也是隨便的。林旭感到了這些，並且覺得金女士也已經會見好奇心也早已滿足了，故而就提議說：

「我們還是上西園去吃點點心罷！湖上清冷得很，玩也沒有什麼好玩。」

大家贊成了這提議，上西園三樓去坐落，在吃點心的中間，林旭向四周清淡的座上看看，忽而想起了一幕西班牙伊罷納茲著的小說洪流的電影裏的場面。

「仲子，前幾年有一個外國影片，伊罷納茲的洪流，曾經到過中國，你有沒有去看？」

林旭不經意地將這一句話問出口後，心裏倒覺得有點太冒失了，所以不等黃仲子的回答，就接着又將話叉了開去：

「近來中國的電影，似乎也很進步。不過無論如何，我覺得總沒有外國影片那麼的高尙。」

這樣的勉強遮掩了過去以後，林旭再偷眼望了一望金麗，她似乎還沒有聽見這一篇談話，只在呆呆地瞭望着窗外的外景。

又無情無緒的談了些雜天，給小孩子們吃了些甜點心之類，西南角上的一塊浮雲，漸漸的升起，

把太陽蓋住了。付過了茶點雜帳，等他們大小七人走下樓來，各在三叉路口雇車回寓的時候，時候雖則還是很早，但湖上的天光，竟陰森森黑暗得有點兒像是日暮的樣子。

• 選自文學 •

過 去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矇矓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

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徐的態度。正因為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吃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柵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見。大約是在柵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下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

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並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並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頰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怪脾氣，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罷？」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吓，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蹤。不過

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喫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噫……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并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不到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在我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住在。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得很闊綽的中年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爲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

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為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樑都長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藹，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意過。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沒有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够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細白牙齒，彎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你的身。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為老二像一隻雄雞，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她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並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眾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並且還時時以為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

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為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踢得不够，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夠，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我。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喝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腳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沒有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腳一樣。我也曾為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腳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腳，時常作我幻想

的中心。從這一雙脚，我能够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脚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脚，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脚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取親，對於將來的希望，還很有自負心哩！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了，并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够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

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喫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喫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喫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眼，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靠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把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歷過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惑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沈悶的時候，邀我去喫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港市裏，在這一個人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喫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喫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年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并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

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的。兩個流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了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曬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房門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黑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

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短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捱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轉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一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漱口洗臉。

一忽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真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真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過

去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呢？」

「也還是那麼個樣子，仍住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爲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

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踪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吸了半刻鐘煙，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匆匆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扶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向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想，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喫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嗚嗚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

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闐闐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胛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喫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嗚嗚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息索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為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

必，并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看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爲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沈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喫晚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喫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

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她臉上的表情，終於不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喫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遇。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了。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

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事情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不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怎麼的忽兒絞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

就很急促地抽去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彎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時刻。

• 選自過去集 •

茫茫夜

一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晚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種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沉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脚步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沉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于君，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你的酒完全醒了麼？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

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抹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作「于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為酒喝多了，頰上有一層紅潮，同薔薇似的，罩在那裏。眼睛裏紅紅映着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着，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是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籐青色的嗶嘰洋服，與剛纔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却成了一個巧妙的對稱。他的面貌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舊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邊笑着回答說：

「謝謝，遲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真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

講到這裏，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于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于

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說：

「質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夠用了麼？」

姓于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着的遲生的手，用右手指着遲生回答說：

「吳的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着，大約總夠用了，謝謝你。」

他們四個人——于質夫、吳遲生在前，後面跟着二個于質夫的同學，是剛從于質夫的寓裏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

橫過了電車路，沿了外灘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的輪船碼頭了。江裏停着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一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裏。從黑闇的堆棧外的碼頭走上了船，招了一個在那裏假睡的茶房，開了艙裏的房門，在第四號官艙裏坐了一會，于質夫就對吳遲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謝不勝謝了。」

吳遲生也對另外的兩個人說：

「那麼你們請先回去，我就替你們做代表罷。」

于質夫又拍了遲生的肩說：

「你也請同去了罷。使你一個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遲生笑着回答說：

「我有什麼要緊，只是他們兩位，明天還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睡遲了。」

質夫也接着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那麼請你們兩位先回去，我就留吳君在這兒談罷。」

送他的兩個同學上岸之後，于質夫就拉了遲生的手回到艙裏來。原來今晚開的這隻輪船，已經舊了，並且船身太小，所以航行頗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于質夫的第四號官艙，雖有二個艙位，單只住了他一個人。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裏，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祕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裏經過了。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儘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裏。質夫看着遲生的同蠟人似的臉色，感情竟壓制不住了，就站起來緊緊的捏住了他的兩手，面對面的對他幽幽的說。

「遲生，你同我去罷，你同我上A地去罷。」

這話還沒有說出之先，質夫正在那裏想：

「二十一歲的青年詩人Arthur Rimbaud，一八七二年的佛爾蘭Paul Verlaine，白兒其國的田園風景。兩個人的純潔的愛……」

這些不近人情的空想，竟變了一句話，表現了出來。質夫的心裏實在想邀遲生和他同到A地去

住幾時，一則可以慰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則可以看守遲生的病體。遲生聽了質夫的話，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忽，好像心裏的兩個主意，在那裏戰爭，一霎時解決不下的樣子。質夫看了他這一副形容，更加覺得有一種熱情湧上他的心來，便不知不覺的逼進一步說：

「遲生，你不必細想了，就答應了我罷。我們就同乘了這一隻船去。」

聽了這話，遲生又恢復了平時的態度，便含着了他固有的微笑說：

「質夫，我們後會的日子正長得很，何必要如此呢？我希望你到了A地之後，能把你日常的生活，和心裏的變化，詳細詳細的寫信來通報我，我也可以一樣的寫信給你，這豈不是和同住在一塊一樣麼？」

「話原是這樣說，但是我只怕兩人不見面的時候，感情就要疏冷下來。到了那時候我對你和我對我的目下的熱情，就不得不被第三者奪去了。」

「要是這樣，我們兩個便算不得真朋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難道還不能了解我的心麼？」

聽了這話，看看他那一雙水盈盈的瞳人，質夫忽然覺得感情激動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擱在他的肩上記說：

「你說什麼話，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就勸你去了。」

講到這裏，他的話聲同小孩悲咽時候似的發起顫來了。他就停着不再說下去，一邊却把他的眼

睛伏在遲生的臂上。遲生覺得有兩道同熱水似的熱氣浸透了他的魚白大衫和藍綢夾襖。傳到他的臂上去。遲生也覺得忍不住了，輕輕的舉起來，在面上揩了一下，只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那十枝燭光的電燈。這夜裏的空氣，覺得沉靜得同在墳墓裏一樣。艙外舷上忽有幾聲水手呼喚聲和起重機滾船索的聲音傳來。質夫知道船快開了，他想馬上站起來送遲生上岸去，但是心裏又覺得這悲哀的甘味是不可多得的，無論如何總想多嘗一忽。照原樣的頭靠在遲生的臂上，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幾分鐘。質夫聽見房門外有人在那裏敲門，他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誰門外的人，便應聲說：

「船快開了。送客的先生請上岸去罷。」

遲生聽了，就慢慢的站了起來，質夫也默默的不作一聲跟在遲生的後面，同他走上岸去。在灰黑的電燈光下同游水似的走到船側的跳板上的時候，遲生忽然站住了。質夫搶上了一步，又把遲生的手緊緊的捏住，遲生臉上起了兩處紅暈，幽幽揚揚的說：

「質夫，我終究覺得對你不起，不能陪你在船上安慰你的長途的寂寞……」

「你不要替我擔心，請你自家保重些。你上北京去的時候，千萬請你寫信來通知我。」

質夫一定要上岸來送遲生到碼頭外的路上。遲生怎麼也不肯，質夫只能站在船側，張大了兩眼，看遲生回去。遲生轉過了碼頭的堆棧，影子就小了下去，成了一點白點，向北在街燈光裏出沒了幾次。那白點漸漸遠了，更小了，下去了，過了六七分鐘，站在船舷上的質夫就不見遲生了。

質夫呆呆的在船舷上站了一會，深深的呼了一口空氣，仰起頭來看見了幾顆明星在深藍的天空裏搖動，胸中忽然覺得悲慘起來，這種悲哀的感覺，就是質夫自身也不能解說，他自幼在日本留學，習慣了飄泊的生活，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知身嘗了幾多，照理論來，這一次與相交未久的吳遲生的離別，當然是沒什麼悲傷的，但是他看看黃浦江上的夜景，看看一點一點小下去的吳遲生的瘦弱的影子，覺得將亡未亡的中國，將滅未滅的人類，茫茫的長夜，耿耿的秋星，都是傷心的種子。在這茫然不可捉摸的思想中間，他覺得自家的黑闇的前程和吳遲生的纖弱的病體，更有使他淚落的地方。在船舷的灰色的空氣中站了一會，他就慢慢的走到艙裏去了。

二

長江輪船裏的生活，雖然沒有海洋中間那麼單調，然而與陸地隔絕後的心境，到底比平時平靜。況且開船的第三天，天又降下了一天黃霧，長江兩岸的風景，如煙如夢的帶起傷慘顏色來。在這悲哀的背景裏，質夫把他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同手卷中的畫幅一般回想出來了。

三月前頭住在東京病院裏的光景，出病院後和那少婦的關係，同汗泥一樣的他的性慾生活，向來的焦躁與貪慾的苦悶，逃往鹽原溫泉前後的心境，歸國的決心，想到最後這一幕，他的憂鬱的面上，忽然露出一痕微笑來，眼看着了江上午後的風景，背靠着了甲板上的欄杆，他便自言自語的說：

「泡影呀，曇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

這也是質夫的一種迷信，當他決計想把從來的腐敗生活改善的時候，必要搬一次家，買幾本新書或是旅行一次。半月前頭，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也下了一次絕大的決心。他心裏想：

「我這一次回國之後，必要把舊時的惡習，改革得乾乾淨淨，戒烟戒酒戒女色。自己的品性上，也要加一段煅煉，使我的朋友全要驚異說我是與前相反了……」

到了上海之後，他的生活仍舊是與從前一樣，烟酒非但不戒下，並且更加加深了，女色雖然還沒有去接近，但是他的性慾，不過變了一個方向，依舊在那裏伸張。想到了這一個結果，他就覺得從前的決心，反成了一段諷刺，所以不覺嘆氣微笑起來。嘆聲還沒有發完，他忽聽見有人在他的左肩下問他說：

「Was Seufzen Sie, Nonneur？」

（你爲什麼要發嘆聲？）

轉過頭來一看，原來這船的船長含了微笑，站在他的邊上好久了；他因爲儘在那裏想過去的事，所以沒有覺得。這船長本來是丹麥人，在德國的留背克住過幾年，所以德文講得很好。質夫今天早晨在甲板上已經同他講過話，因此這身材矮小的船長也把質夫當作了朋友。他們兩人講了些閒話，質夫就回到自己的艙裏來了。

喫過了晚飯，在官廳的起坐室裏看了一回書，他的思想又回到過去的生活上去，這一回的回想，却集中在吳遲生一個人的身上。原來質夫這一次回國來，本來是爲轉換生活狀態而來，但是他正想動身的時候，接着一封他的同學鄺海如的信說：

「我住在上海覺得苦得很。中國的空氣是同癩病院的空氣一樣，漸漸的使人廢爛下去。我不能再住在中國了。你若回國來，就請你來替了我的職，到此地來暫且當幾個月編輯罷。萬一你不願意在上海，那麼A省的法政專門學校要聘你去做教員去。」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學在那裏當編輯的T書局的編輯所裏。有一天晚上，他同鄺海如在外邊喫了晚飯回來的時候，在編輯所裏遇着了一個瘦弱的青年。他聽了這青年的同音樂似的話聲，就覺得被他迷住了。這青年就是吳遲生呀！過了幾天，他的同學鄺海如要回到日本去，他和吳遲生及另外幾個人，在匯山碼頭送盧海如的行，船開之後，他同吳遲生就同坐了電車，回到編輯所來。他看吳遲生的蒼白的臉色和他的纖弱的身體，便問他說：

「吳君，你身體好不好？」

吳遲生不動神色的回答說：

「我是有病的，我害的是肺病。」

質夫聽了這話，就不覺張大了眼睛驚異起來，因爲有肺病的人，大概都不肯說自家的病的，但是

吳遲生對了纔遇見過兩次的新友，竟如舊交一般的把自家的祕密病都講了。質夫看了遲生的這種態度，心裏就非常愛他，所以就勸他說：

「你若害這病，那麼我勸你跟我上日本去養病去。」

他講到這裏，就把喬其慕亞的一篇詩想了出來。他的幻想一霎時的發展開來了。「日本的郊外雜樹叢生的地方，離東京不遠，坐高架電車不過四十五分鐘可達的地方，我願和你兩個人去租一間草舍兒來住，草舍的前後，要有青青的草地，草地的周圍，要有一條小小的清溪。清溪裏要有幾尾游魚。晚春時節，我好了和你拿了耨耜，把花兒向草地裏去種。在蔚藍的天蓋下，在和暖的薰風裏，我與你躺在柔軟的草上，好把那西洋的小曲兒來朗誦。初秋晚夏的時候，在將落未落的夕照中間，我好了和你緩步逍遙，把落葉兒來數。冬天的早晨你未起來，我便替你做早飯，我起不來，你也好了把早飯先做。我禮拜六午後從學校裏回來，你好了自冷靜的小車站上來候我。我和你去買些牛豚香片，便可作一夜的清談，談到禮拜的日中。書店裏若有外國的新書到來，我和你去省幾日油鹽，可去買一本新書來消那無聊的夜永……」

質夫坐在電車上一邊作這些空想，一邊便不知不覺的把遲生的手捏住了。他捏捏遲生的柔軟

的小手，心裏又起了一種別樣的幻想。面上紅了一紅，把頭搖了一搖。他就對遲生問起無關緊要的話

「你的故鄉是在什麼地方？」

「我的故鄉是直隸鄉下，但是現在住在蘇州了。」

「你還有兄弟姊妹沒有？」

「有是有的，但是全死了。」

「你住在上海幹什麼？」

「我因為北京天氣太冷，所以休了學，打算在上海過冬。並且這裏朋友比較得多一點，所以覺得住在上海比北京更好些。」

這樣的問答了幾句，電車已經到了大馬路外灘了。換了靜安寺路的電車在跑馬廳盡頭處下車之後，質夫就邀遲生到編輯所裏來閒談。從此以後，他們兩人的交際，便漸漸兒的親密起來了。

質夫的意思以為天地間的情愛，除了男女的真正的戀愛外，以友情為最美。他在日本飄流了十來年，從未嘗得着一次滿足的戀愛。所以這一次遇見了吳遲生，覺得他的一腔不可發洩的熱情，得了一個可以自由灌注的目標，說起來雖然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他半生淪落未曾遇着一個真心女人的哀史的證明。有一天晴朗的晚上，遲生到編輯所來和他談到半夜，質夫忽然想去洗澡去邀了遲生和另外的兩個朋友出編輯所走到馬路上的時候，質夫覺得空氣冷涼得很，他便問遲生說：「你冷麼？你若是怕冷，就鑽到我的外套裏來。」

遲生聽了，在蒼白的街燈光裏，對質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纖弱的身體倒在質夫的懷裏。質夫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從遲生的肉體傳到他的身上去。

他們出浴堂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走到三叉路口，要和遲生分手的時候，質夫覺得怎麼也不能放遲生一個人回去，所以他就把遲生的手捏住說：

「你不要回去了，今天同我們上編輯所去睡罷。」

遲生也像有遲疑不忍回去的樣子，質夫就用了強力把他拖來了。那一天晚上他們談到午夜五點鐘纔睡着。過了兩天，A地就有電報來催要質夫上A地的法政專門學校去當教員。

三

質夫登船後第三天的午後三點鐘的時候，船到了A地。在昏黃的輪船碼頭上，質夫辨不出方向來，但看見有幾顆淡淡的明星印在清冷的長江波影裏。離開了碼頭上的嘈雜的羣衆，跟了一個法政專門學校裏託好在那裏招待他的人上岸之後，他覺得晚秋的涼氣已經到了這長江北岸的省城了，在碼頭近旁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裏住下之後，他心裏覺得孤寂得很，他本來是在大都會裏生活慣的人，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了這一處不熱鬧的客舍內，從微明的洋燈影裏，看看這客室裏的粗略的陳設，心裏當然是要驚惶的。一個招待他的酣睡未醒的人，對他說了幾句

話，從他的房裏出去之後，他真覺得是闖入了龍王的水牢裏的樣子，他的臉上不覺有兩顆珠淚滾下來了。

「要是遲生在這裏，那我就不會這樣的寂寞了。啊，遲生，這時候怕你正在電燈底下微微的笑着，在那裏做好夢呢！」

在床上橫靠了一忽，質夫看見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來，遠遠的鷄鳴聲也聽得見了。過了一會，有一輛運載貨物的單輪車，從窗外推過了。這車輪的僕獨僕獨的響聲，好像是在那裏報告天晴的樣子。

侵旦旅館裏有些動靜的時候，從學校裏差來接他的人也來了。把行李交給了他，質夫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裏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質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車並着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的時候，他就覺得元氣恢復起來了。看看東邊，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這裏。西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着長溝，遠近祇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岡和幾排鵝黃疏淡的楊柳點綴在那裏。他抬起頭來遠遠看見了，幾家如裝在盆景假山上似的草舍。看看城牆上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和電綫，看看遠處的地平線和一彎蒼茫無際的碧落，覺得在這自然的懷抱裏，他的將來的成就定然是不不少的。不曉是什麼原因，不知不覺他竟起了一種感謝的心情。過了一忽，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這謙虛的情！這謙虛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淮爾特 Wide 呀！佛爾蘭 Yearline 呀！你們從獄裏叫出來的「要謙虛」 Behumbol 的意思我能了解了。」

車到了學校裏，他就通名刺進去。跟了門房，轉了幾個彎，到了一處門上掛着「教務長」牌的房前的時候，他心裏覺得不安得很。進了這房，他看見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務長迎了出來。這教務長帶着一副不深的老式近視眼鏡，口角上有兩叢微微的鬚鬚黑影，講一句話，眼睛必閉閉幾次。質夫因爲是初次見面，所以應對非常留意，格外的拘謹，講了幾句平常套話之後，他就領質夫上正廳去喫早飯。在早膳席上，他爲質夫介紹了一番。質夫對了這些新見的同事，胸中感得一種異常的壓迫，他一個人心裏在想：

「新媳婦初見姑嫂的時候，她的心理應該同我一樣的。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還不如什麼事也不幹，一個人回到家裏去貪懶的好。」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頓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務長已把功課時間表拿了過來。卻好那一天是禮拜，質夫就預備第二日去上課。倪教務長把編講義上課的情形講了一遍之後，便輕輕的對質夫說：「現在我們學校裏正是五風十雨的時候，上課時候的講義，請你用全副精神來對付。禮拜三用的講義，是要今天發才趕得及，請你快些預備罷。」

他出去停了兩個鐘頭，又跑上質夫那邊來，那時候質夫已有一頁講義編好了。倪教務長拿起這

頁講義來看的時候，神經過敏而且又是自尊心頗強的質夫，覺得被他侮辱了。但是一邊心裏又在那裏恐懼，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怕沒有就過事的人是不能了解的。他看了講義之後，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但是質夫的纖細的神經却告訴質夫說：

「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經滿足了。」

恐懼的心思去了之後，質夫的自尊心又長了一倍，被侮辱的心思比從前也加一倍擡起頭來，但是一種自然的勢力，把這自尊心壓了下去，教他忍受了。這教他忍受的心思，大約就是卑鄙的行爲的原動力，若再長進幾級，就不得不變成奴隸性質。現在社會上的許多成功者，多因爲有這奴隸性質，纔能成功。質夫初次的小成功，大約也是靠他這時候的這點奴隸性質而來的。

這一天晚上質夫上床的時候，却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胸中來往。一種是恐懼的心思，就是怕學生不能贊成他。一種是喜悅的心思，就是喜得自家是專門學校的教授了。正在那裏想的時候，他覺得有一個人鑽進他的被來。他閉着眼睛，伸手去一摸，却是吳遲生。他和吳遲生顛顛倒倒的講了許多話。到第二天的早晨，齋夫進房來替他倒洗面水，他被齋夫驚醒的時候，纔知道是一場好夢，他醒來的時候，兩隻手還緊緊的抱住在那裏。

第二次上課鐘打後，質夫跟了倪教務長上課去，倪教務長先替他向學生介紹了幾句，出課堂門去了，質夫就踏上講壇去講。這一天因爲沒有講義稿子，所以他祇空說了兩點鐘。正在那裏講的時候，

質夫覺得有一種想博人歡心的虛僞的態度和言語，從他的面上口裏流露出來。他心裏一邊在那裏鄙笑自家，一邊卻怎麼也禁不住這一種態度和這一種言語。大約這一種心理和前節所說的忍受的心理，就是構成奴隸性質的基礎罷？

「好容易破題兒的第一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倪教務長的蒼黃的臉上浮着了一臉微笑，跑上質夫房裏來。質夫匆忙站起來讓他坐下之後，倪教務長便用日本語，笑嘻嘻對質夫說：

「你成功了。你今天大成功了。你所教的幾班，都來要求加鐘點了。」

質夫心裏雖然非常喜歡，但是面上却祇裝着一種漠不相關的樣子。倪教務長到了這時候，也沒有什麼隱瞞了，便把學校裏的內情全講了出來。

「我們學校裏，因為陸校長今年夏天同軍閥李星狼麥連邑打了一架，並反對違法議員和驅逐李麥的走狗韓省長的原因，沒有一天不被軍閥所仇視。現在李麥和那些議員出了三千元錢，收買了幾個學生，想在學校裏搗亂。所以你沒有到的幾天，我們是一夕數驚，在這裏防備的。今年下半年新聘了幾個先生，又是招怪，都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所以要是你再受他們學生的攻擊，那我們在教課上就站不住了。一個學校中，若聘的教員，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教課上不能銅牆鐵壁的站住，風潮起來的時候，那你還有什麼法子？現在好了，你總站得住了，我也大可以放心了。呵呵呵！（底下又用了一句日本語）你成功了呀！」

質夫聽了這些話，因為不曉得這A省的情形，所以也不十分明瞭，但是倪教務長對質夫是很滿足的一件事情，質夫明明在他的言語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從此質夫當初所懷着的那一種對學生對教務長的恐懼心，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了。

四

學校內外浮盪着的暗雲，一層一層的緊迫起來。本來是神經質的倪教務長和態度從容的陸校長常常在那裏作密談，質夫因為不諳那學校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什麼懼怕。儘在那裏幹他自家一個人的事。

初到學校後二三天的緊張的精神，漸漸的弛緩下去的時候，質夫的許久不擡頭的性慾，又露起頭角來了。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吳道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的腦海裏消失下去，於是代此而與支配他的全體精神的慾情，便分成了二個方向起作用來。一種是純一的愛情，集中在他的一個年輕的學生身上。一種是間斷偶發的衝動，這種衝動發作的時候，他竟完全成了無理性的野獸，非要到城裏街上，和學校附近的鄉間的貧民窟裏去亂跑亂跳走一次，偷看幾個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慾的衝動壓制下來。有一天晚上，正是這衝動發作的時候，倪教務長不聲不響的走進他的房裏來，忠告他說：「質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們得着了一個消息，說是幾個被李麥買取了的學生，預備今

「晚起事，我們教職員還是住在一處，不要出去的好。」

質夫在房裏電燈下坐着，守了一個鐘頭，覺得苦極了。他對學校的風潮，還未曾經驗過，所以並沒有什麼害怕，並且因為他到這學校不久，纏繞在這學校周圍的空氣，不能明白，所以更無危懼的心思。他聽了倪教務長的話之後，祇覺得有一種看熱鬧的好奇心起來，並沒有別的觀念。同西洋小孩在聖誕節的晚上盼望聖誕老人到來的樣子，他反而一刻一刻的盼望這搗亂事件快些出現。等了一個鐘頭，學校裏仍沒有什麼動靜，他的好奇心，竟被他原有的衝動的發作壓倒了。他從坐位裏站了起來，在房裏走了幾圈，又坐了一忽，又站起來走了幾圈，覺得他的獸性，終究壓不下去。換了一套中國衣服，他便悄悄的從大門走了出去。濃藍的天影裏，有幾顆遊星，在那裏開閉，學校附近的郊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虧這一條路是沿着城牆溝渠的，所以黑暗中的城牆的輪廓和黑沉沉的城池的影子，還當作了他的行路的目標。他同瞎子似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幾腳，踏了幾次空。走到北門城門外的時候，忽然想起城門是快要閉了，若或進城去，他在城裏又無熟人，又沒有法子弄得到一張出城券，事情是不容易解決的。所以在城門外遲疑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腳，一直沿了向北的那一條鄉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處狹的街上了。他以為這樣的城外市鎮裏，必有那些奇形怪狀的最下流的婦人住着，他的衝動的目的，正是這一流婦人。但是他在黃昏的小市上，跑來跑去跑了許多時候，終究尋不出一個婦人來。有時候雖有一二個蓬頭的女子走過，却是人家的未成年的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會，又

穿到漆黑的側巷裏去走了一會，終究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一條無人通過的漆黑的側巷裏站着，他仰起頭來看幽遠的天空，便輕輕的嘆着說：

「我在外國苦了這許多年數，如今到中國來還要喫這樣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憐我一生還未曾得着女人的愛惜過。啊，戀愛呀，你若可以學識來換的，我情願將我所有的知識，完全交出來，與你換一個有血有淚的擁抱。啊，戀愛呀，我恨你是不能糊塗了事的，我恨你是不能以資格地位名譽來換的。我要滅這一層煩惱，我只有自殺……」

講到了這裏，他的面上忽然滾下了兩粒珠淚來。他覺得站在這裏，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就又同餓犬似的走上街來了。垂頭喪氣的正想回到校裏來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家小小的賣香烟洋貨的店裏，有一個二十五六的女人坐在灰黃的電燈下，對了賬簿算盤在那裏結賬。他遠遠的站在街上看了一忽，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次，便不聲不響的踱進了店去。那女人見他進去，就丟下了賬目來問他：

「要買什麼東西？」

先買了幾封香烟，他便對那女人呆呆的看了一眼。由他這時候的眼光看來，這女人的容貌却是商家所罕有的。其實她也只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不過身材生得小，所以俏得很，衣服穿得還時髦，所以覺得有些動人的地方。他如餓犬似的貪看了一二分鐘，便問她說：

「你有針賣沒有？」

「是縫衣的針麼？」

「是的，但是我要一個用熟的針，最好請你賣一個新針給我之後，將拿新針與你用熟的針交換一下。」

那婦女便笑着回答說：

「你是拿去煮在藥裏的麼？」

他便含糊的答應說：

「是的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們鄉下的仙方裏，老有這些頑意兒的。」

「不錯不錯，這針倒還容易辦得到，還有一件物事，可真是難辦。」

「是什麼呢？」

是婦人們用的舊手帕，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又無朋友，所以這物事是怎麼也求不到的。我已經決定不再去求了。」

「這樣的也可以的麼？」

一邊說，一邊那婦人從她的口袋裏拿了一塊洋布的舊手帕出來，質夫一見，覺得胸前就亂跳起來，便漲紅了臉說：

「你若肯讓給我，我情願買一塊頂好的手帕來和你換。」

「那請你拿去就得了，何必換呢。」

「謝謝，謝謝，真真是感激不盡了。」

質夫得了她的用舊的針和手帕，就跌來碰去的奔跑回家。路上有一陣冷涼的西風，吹上他的微紅的臉來，那時候他覺得爽快極了。

回到了校內，他看看還是未曾熄燈。幽幽的回到房裏，門上了房門，他馬上把騙來的那用舊的針和手帕從懷中取了出來。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兩件寶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聞了一回香氣。他又忽然注意到了桌上立在那裏的那一面鏡子，心裏就馬上想把現在的他的動作一一的照到鏡子裏去。取了鏡子，把他自家的癡態看了一忽，他覺得這用舊的針子，還沒有用得適當。呆呆的對鏡子看了一二分鐘，他就狠命的把針子向頰上刺了一針。本來爲了興奮的原故，變得一塊紅一塊白的面上，忽然滾出了一滴同瑪瑙珠似的血來。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後，看見鏡子裏的面上又滾了一顆圓潤的血珠出來。對着了鏡子裏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腥紅的血迹，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不多一忽，電燈熄了，他因爲怕他現在所享受的快感，要被打斷，所以動也不動的坐在黑暗的房裏，還在那裏貪嘗那變態的快感。打更的人打到他的窗下的時候，他纔同從夢裏頭醒來的人一樣，抱

着了那針子和手帕摸上他的床上去就寢。

五

清秋的好天氣一天一天的連續過去，A地的自然景物，與質夫生起情感來了。學生對質夫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厚濃起來，吃過晚飯之後，在學校近旁的菱湖公園裏，與一羣他所愛的青年學生，看看夕陽返照在殘荷枝上的暮景，談談異國的流風遺韻，確是平生的一大快事。質夫覺得這一般智識慾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親愛的兄弟了。

有一天也是秋高氣爽的晴朗的早晨，質夫與雀鳥同時起了床，盥洗之後，便含了一枝「伽利克」緩緩的走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東天角上，太陽剛纔起程，銀紅的天色漸漸的向西薄了下去，成了一種淡青的顏色。遠近的泥田裏，還有許多荷花的枯榦，同魚柵似的立在那裏。遠遠的山坡上，有幾隻白色的山羊，同神話裏的風景似的在那裏吃枯草。他從學校近旁的山坡上，一直沿了一條向北的田塍，細路走了過去，看看四圍的田園清景，想想他目下所處的境遇，質夫覺得從前在東京的海岸酒樓上，對着了夕陽發那些牢騷，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也可滿足了，照目下的狀態能夠持續得二三十年，那我的精神，怕更要發達呢？」
穿過了一條紅橋，在一個空亭裏立了一會，他就走到公園中心的那條柳蔭路上去。回到學校之

後，他又接着一封從上海來的信，說他著的一部小說集已經快出版了。

這一天午後，他覺得精神非常爽快，所以上課的時候竟多講了十分鐘；他看看學生的面色，也都好像是很滿足的樣子。正要下課堂的時候，他忽聽見前面寄宿舍和事務室的中間的道路上，有一陣搖鈴的聲音和學生喧鬧的聲音傳了過來。他下了課堂，拿了書本跑過去一看，只見一羣學生圍着一個青面的學生在那裏吵鬧。那青臉的學生，面上帶着一味殺氣。他的頰下的一條刀傷痕更形容得他的獷惡。一羣圍住他的學生都磨拳擦掌的要打他。質夫看了一會，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正在疑惑的時候，看見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從包圍在那裏的學生叢中，闖開了一條路，擠到那被包圍的青臉學生面前，不問皂白，把那學生一把拖了，到教員的議事廳上去。一邊質夫又看見他的同事的監學唐伯名溫溫和和的對一羣激憤的學生說：

「你們不必動氣，好好兒回到自修室去罷，對於江杰的搗亂，我們自有辦法在這裏。」

一半學生回自修室去了，一半學生跟在那青臉的學生後面叫着說：

「打打！」

「打打死他。不要臉的，受了李麥的金錢，你難道想賣同學麼？」

質夫跟了這一羣學生，跑到議事廳上，見他的同事都立在那裏。同事中的最年長者，帶着一副黑眼鏡，頭上有一塊禿的許明先，見了那青臉的學生，就對他說：

「你是一個好好的人，家裏又還可以，何苦要幹這些事呢？開除你的是學校的規則，並不是校長。錢是用得完的。你們年輕的人還是名譽要緊。李麥能利用你來搗亂學校，也定能利用別人來殺你的。你何苦去幹這些事呢？」

許明先還沒有說完，門外站着的學生都叫着說：

「打！」

「李麥的走狗！」

「不要臉的，搖一搖鈴三十塊錢，你這買賣真好啊。」

「打打！」

許明先聽了門外學生的叫喚，便出來對學生說：

「你們看我面上，不要打他。只要他能悔過就得了。」

許明先一邊說一邊就招那青臉的學生——名叫江杰——出來，對衆謝罪。謝罪之後，許明先就護送他出門外，命令他以後不准再來。江杰就垂頭喪氣的走了。

江杰走後，質夫從學生和同事的口頭聽來，纔知道這江杰本來也是校內的學生，因為鬧事的緣故，在去年開除的。現在他得了李麥的錢，以要求復校爲名，想來搗亂，與校內八九個得錢的學生約好，用搖鈴作記號，預備一齊鬧起來的。質夫聽了，心裏反覺得好笑，以爲像這樣的鬧事，便鬧死也沒有什

廢。

過了三四天，也是一天晴朗的早上十點鐘的時候，質夫正在預備上課，忽然聽見幾個學生大聲哄號起來。質夫出來一看，見議事廳上有八九個長大的學生，喫得酒醉醺醺，頭向了天，帶着笑容，在那裏哄號。不過一二分鐘，教職員全體和許多學生都跑向議事廳來。那八九個學生中間的一個最長的人，便高聲的對衆人說：

「我們幾個人是來搬校長的行李的。他是個過激黨，我們不願意受過激黨的教育。」八九個中的一個矮小的人也對衆人說：

「我們既然做了這事，就是不怕死的，若有人來攔阻我們，那要對他不起。」

說到這裏，他在馬褂袖裏，拿了一把八寸長的刀出來。質夫看着門外站在那裏的學生，起初同蜂巢裏的雄蜂一樣，還有些喃喃啞啞的聲音，後來看了那矮小的人的小刀，就大家靜了下去。質夫心裏有點不平，想出來講幾句話，但是被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拖住了。王先生對他說：

「事情到了這樣，我與你立出去也壓不下來了。我們都是外省人，何苦去與他們爲難呢？他們本省的學生，尚且在那裏旁觀。」

那八九個學生一霎時就打到議事廳間壁的校長房裏去，却好這時候校長還不在家，他們就把校長的舖蓋捆好了。因爲那一個拿刀的人在門口守着，所以另外的人一個人也不敢進到校長房裏

去攔阻他們。那八九個學生同做新戲似的，笑了一聲，最後跟着了那個拿刀的矮子，擡了校長的被褥，就慢慢的走出門外去了。等他們走了之後，倪教務長和幾個教員都指揮其餘的學生，不要紊亂秩序，依舊去上課去。上了兩個鐘頭課，喫午膳的時候，教職員全體主張停課一、二天，以觀大勢。午後，質夫得了這閒空的時間，倒落得自在，便跑上西門外的大觀亭去玩去了。

大觀亭的前面是汪洋的江水，江中靠右的地方有幾個沙渚浮在那裏，陽光射在江水的微波上，映出了幾條反射的光線來。洲渚上的葦草，也有頭白了的，也有作青黃色的，遠遠望時，同一片平沙一樣。後面有一方湖水，映着了青天，靜靜的躺在太陽的光裏，沿着湖水有幾處小山，有幾處黃牆的寺院，看了這後面的風景，質夫忽然想起在洋畫上看見過的瑞士四林湖的山水來了。一個人進到傍晚的時候，看了西天日落的景色，他就回到學校裏來。一進校門，遇着了幾個從裏面出來的學生，質夫覺得那幾個學生的微笑的目光，都好像在那裏哀憐他的樣子。他腦裏感着一種不快的情懷，覺得是回到了不該回的地方來了。

喫過了晚飯，他的同事都鎖着了眉頭，議論起那八九個學生搬校長舖蓋時候的情形和解決的方法來。質夫脫離了這議論的團體，私下約了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亦安，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太陽剛纔下山，西天還有半天金赤的餘霞留在那裏。天蓋的四周，也染了這餘霞的反射，映出一種紫紅的顏色來。天心裏有大半規月亮，白洋洋地掛着，還沒有放光。田塍路的角裏和枯荷枝的脚上，都有些薄

暮的影子看得出來了。質夫和亦安一邊走一邊談，亦安把這次風潮的原因細細的講給了質夫聽：

「這一次風潮的歷史，說起來也長得很。但是他的原因，却伏在今年六月裏，當李星狼麥連邑殺學生蔣可奇的時候。那時候陸校長講的幾句話是的確厲害的。因為議員和軍閥殺了蔣可奇，所以學生聯合會有澄清選舉反對非法議員的舉動。因為有了這舉動，所以不得不驅逐李麥的走狗。想來召集議員的省長韓士成，因這幾次政治運動的結果，軍閥和議員的怨恨，都結在陸校長一人的身上。這一次議員和軍閥想趁新省長來的時候，再開始活動，所以首先不得不去他們的勁敵陸校長，我聽見說這幾個學生從議員處得了二百元錢一個人。其餘守中立的學生，也有得着十元十五元的。他們軍閥和議員，連警察廳都買通了的，我聽見說，今天北門站崗的巡警，一個人還得着二元賄賂呢。此外還有想奪這校長做的一派人和同陸校長倪教務長有反感的一派人也加在內，你說這風潮的原因複雜不複雜？」

穿過了公園西北面的空亭，走上園中大路的時候，質夫邀亦安上東面水田裏的純陽閣裏去。夜陰一刻一刻的深了起來，月亮也漸漸的放起光來了。天空裏從銀紅到紫藍，從紫藍到淡青的變了好幾次顏色。他們進純陽閣的時候，屋內已經漆黑了，從黑闇中摸上了樓。他們看見有一盞菜油燈點在上首的桌上。從這一粒微光中照出來的紅漆的佛座，和桌上的供物，及兩壁的簾對之類，都帶着些神祕的形容。亦安向四周看了一看，對質夫說：

「純陽祖師的籤是非常靈的，我們各人求一張罷。」
質夫同意了，得了一張三十八籤「中吉」。

他們下樓走到公園中間那條大路的時候，星月的光輝，已經把道旁的楊柳影子印在地上了。

鬧事之後，學校裏停了兩天課。到了禮拜六的下午，教職員又開了一次大會，決定下禮拜一暫且開始上課。一禮拜，若說官廳沒有適當的處置，再行停課。正是這一天的晚上八點鐘的時候，質夫剛在房裏看他的從外國寄來的報，忽聽見議事廳前後，又有哄號的聲音傳了過來。他跑出去一看，只見有五六個穿農夫衣服，相貌獷惡的人，跟了前次的八九個學生，在那裏亂跳亂叫。當質夫跑近他們身邊的時候，八九個人中最長的那學生就對質夫拱拱手說：

「對不起，對不起，請老師不要驚慌，我們此次來，不過是爲搬教務長和監學的行李來的。」
質夫也着了急，問他們說：

「你們何必這樣呢？」

「實在是對老師不起！」

那一個最長的學生還沒有說完，質夫看見有一個農夫似的人跑到那學生身邊說：

「先生，兩個行李已經搬出去了，另外還有沒有？」

那學生却回答說：

「沒有了，你們去罷。」

這樣的下了一個命令，他又回轉來對質夫拱了一拱手說：

「我們實在也是出於不得已，只有請老師原諒原諒。」

又拱了拱手，他就走出去了。

這一天晚上，行李被他們搬去的時候，倪教務長和柳監學二人都不在校內。鬧了這一場之後，校內同暴風過後的海上一樣，反而靜了下去。王亦安和質夫同幾個同病相憐的教員，合在一處談議此後的處置。質夫主張馬上就把行李搬出校外，以後絕對的不再來了。王亦安大着眼睛對質夫說：

「不能不能，你和希聖怎麼也不能現在搬出去。他們學生對希聖和你的感情最好。現在他們中立的多數學生，正在那裏開會，決計留你們幾個在校內，仍復繼續替他們上課。並且有人在大門口守着，不准你們出去。」

中立的多數學生果真是像在那裏開會似的，學校內瀰漫着一種緊迫沈默的空氣，同重病人的房裏沈默着的空氣一樣。幾個教職員大家合議的結果，議決方希聖和質夫二人於晚上十二點鐘乘學生全睡着的時候出校，其餘的人一律於明天早晨搬出去。

天瀟瀟的，下起雨來了。質夫回到房裏，把行李物件收拾了一下，便坐在電燈下連連續續的吸起烟來。等了好久，王亦安輕輕的來說：

「現在可以出去了。我陪你們兩個人出去，希望立在桂花樹底下等你。」
他們三人輕輕的走到門口的時候，門房裏忽然走出了一個學生來問說：

「三位老師難道要出去麼？我是代表多數同學來求三位老師不要出去的。我們總不能使他們幾個學生來破壞我們的學校，到了明朝，我們總要想個法子，要求省長來解決他們。」

講到這裏那學生的眼睛已有一圈紅了。王亦安對他作了一揖說：

「你要是愛我們的，請你放我們走罷。住在這裏怕有危險。」

那學生忽然落了一顆眼淚，咬了一咬牙齒說：

「既然這樣，請三位老師等一等，我去尋幾位同學來陪三位老師進城，夜深了，怕路上不便。」
那學生跑進去之後，他們三人馬上叫門房開了門，在黑暗中冒着雨就走了。走了三五分鐘，他們

忽然聽見後面有脚步聲在那裏追逐，他們就放大了脚步趕快走來，同時後面的人却叫着說：

「我們不是壞人，請三位老師不要怕，我們是來陪老師們進城的。」

聽了這話，他們的脚步便放小來。質夫回頭來一看，見有四個學生拿了一盞洋油行燈，跟在他們的後面。其中有二個學生，却是質夫教的一班裏的。

六

第二天的午後，從學校裏搬出來的教職員全體，就上省長公署去見新到任的省長。那省長本來是質夫的胞兄的朋友，質夫與他亦曾在西湖上會過的。歷任過交通司法總長的這省長，講了許多安慰教職員的話之後，却作了一個「總有辦法」的回答。

質夫和另外的幾個教職員，自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便同喪家之犬一樣，陷到了去又去不得留又不能留的地位。因為連續的下了幾天雨，所以質夫只能蟄居在一家小客棧裏，不能出去閒逛。他把自己與另外的幾個同事的這幾日的的生活，比作了未決囚的生活。每自嘲自慰的對人說：

「文明進步了，目下教員都要蒙塵了。」

性慾比人一倍強盛的質夫，處了這樣的逆境，當然是不能安分的。他竟瞞着了同住的幾個同事，到娼家去進出起來了。

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約有一禮拜的光景。他恨省長不能速行解決鬧事的學生，所以那一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就多喝了幾杯酒。這興奮劑一下喉，他的獸性又起起作用來，就獨自一個走上一位帶有家眷的他的同事家裏去。那一位同事本來是質夫在A地短時日中所得的最好的朋友。質夫上他家去，本來是有一種漠然的預感和希望懷着，坐談了一會，他竟把他的本性顯露了出來，那同事便用了英文對他說：

「你既然這樣的無聊，我就帶你上班子裏逛去。」

穿過了幾條街巷，從一條狹而又黑的巷口走進去的時候，質夫的胸前又跳躍起來，因為他雖在日本經過這種生活，但是在他的故國，却從沒有進過這些地方，走到門前有一處賣香烟橘子的鋪，和一排人力車停着的一家牆門口，他的同事便跑了進去。他在門口仰起頭來一看，門楣上有一塊白漆的馬口鐵寫着鹿和班的三個紅字，掛在那裏，他遲了一步，也跟着他的同事進去了。

坐在門裏兩旁的幾個奇形怪狀的男人，看見了他的同事和他，便站了起來，放大了喉嚨叫着說：「引路！荷珠姑娘房裏，吳老爺來了！」

他的同事吳風世不慌不忙的招呼他進了一間二丈來寬的房裏坐下之後，便用了英文問他說：「你要怎麼的姑娘？你把條件講給我聽，我好替你介紹。」

質夫在一張紅木椅上坐定後，便也用了英文對吳風世說：

「這是你情人的房麼？陳設得好精緻，你究竟是一位有福的嫖客。」

「你把條件講給我聽罷，我好替你介紹。」

「我的條件講出來你不要笑。」

「你且講來罷。」

「我有三個條件，第一要她是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紀大一點，第三要客少。」

「你倒是一個老嫖客。」

講到這裏，吳風世的姑娘進房來了。她頭上梳着辮子，皮色不白，但是有一種婉轉的風味。穿的是
一件蝦青大花的緞子夾衫，一條玄色素緞的短腳袴。一進房就對吳風世說：

「說什麼鬼話我們不懂的呀！」

「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來的，他是外國人，不懂中國話。」

質夫站起來對荷珠說：

「假的假的，吳老爺說的是謊，你想我若不懂中國話，怎麼還要上這裏來呢？」

荷珠笑着說：

「你究竟是不是中國人？」

「你難道還在疑心麼？」

「你是中國人，何次要穿外國衣服？」

「我因為沒有錢做中國衣服。」

「做外國衣服難道不要錢的麼？」

吳風世聽了一忽，就叫荷珠說：

「荷珠，你給予老爺薦舉一個姑娘罷。」

「于老爺喜歡怎麼樣的碧玉？好不好？春紅？香雲？海棠？」

吳風世聽了海棠兩字，就對質夫說：

「海棠好不好？」

質夫回答說：

「我又不曾見過，怎麼知道好不好呢？海棠與我提出的條件合不合？」

風世便大笑說：

「條件悉合，就是海棠罷。」

荷珠對她的假母說：

「去請海棠姑娘過來。」

假母去了一忽，回來說：

「海棠姑娘在那裏看戲，打發人去叫去了。」

從戲院到那鹿和班來回總有三分鐘，這三分鐘中間，質夫覺得好像是被懸掛在空中的樣子，正不知如何的消遣纔好。他講了些閒話，一個人覺得無聊，不知不覺，就把兩隻手抱起膝來。吳風世看了他這樣子，就馬上用了英文警告他說：

「不行不行，抱膝的事，在班子裏是大忌的。因為這是閒空的象徵。」

質夫聽了，覺得好笑，便也用了英文問他說：

「另外還有什麼禮節沒有？請你全對我說了罷，免得被她們姑娘笑我。」

正說到這裏，門簾開了，走進了一個年約二十三，身材矮小的姑娘來。她的青灰色的額角廣得很，但是又低得很，頭髮也不厚，所以一眼看來覺得她的容貌同動物學上的原始猴類一樣。一雙魯鈍掛下的眼睛，和一張比較長狹的嘴，一見就可以知道她的性格是忠厚的。她穿的是一件明藍花緞的夾襖，上面罩着一件雪色大花緞子的背心，底下是一條雪灰的牡丹花緞的短腳袴。她一進來，荷珠就替她介紹說：

「找你的這一位于老爺，他是新從外國回來的。」

質夫心裏想，這一位大約就是海棠了，她的面貌却正合我的三個條件，但是她何以會這樣一點兒嬌態都沒有。海棠聽了荷珠的話，也不做聲，只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眼。荷珠問她今天晚上的戲好不好，她就顯出了一副認真的樣子，說今晚上的戲不好，但是新上臺的「小放牛」却好得很，可惜祇看了半齣，沒有看完。質夫聽了她那慢慢的無嬌態的話，心裏覺得奇怪得很，以為她不像妓院裏的姑娘。吳風世等她講完了話之後，就叫她說：

「海棠！到你房裏去罷。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人，你可要待他格外客氣纔行。」

質夫、風世和荷珠三人都跟了海棠到她房裏去。質夫一進海棠的房，就看見一個四十上下的女人，鼻上起了幾條皺紋，笑嘻嘻的迎了出來。她的青青的面色，和角上有些吊起的一隻眼睛，薄薄的淡

白的嘴唇，都使質夫感着一種可怕可惡的印象。她待質夫也很殷勤；但是質夫總覺得她是一個惡人。在海棠房裏坐了一個多鐘頭，講了些無邊無際的話，質夫和風世都出來了。一出這條狹巷，就是大街。這時候街上的店鋪都已閉門，四圍靜寂得很，質夫忽然想起了英文「Dead City」兩個字來，他就幽幽的對風世說：

「風世！我已經成了一個 Living Corbse 了。」

走到十字路口，質夫就和風世分了手。他們兩個各聽見各人的脚步聲漸漸兒的低了下去，不多一忽，這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夜間的黑氣吞沒下去了。

• 選自寒灰集 •

遊記

浙東景物紀略

方巖紀靜

方巖在永康縣東北五十里，自金華至永康的百餘里，有公共汽車可坐，從永康至方巖就非坐轎或步行不可。我們去的那天，因為天陰欲雨，所以在永康下公共汽車後就都坐了轎子，向東前進。十五里過金山村，又十五里到芝英，是一大鎮，居民約有千戶，多應姓者，停轎少息，雨愈下愈大了，就買了些油紙之類，作防雨具。再行十餘里，兩旁就有起山來了，峯巖奇特，老樹縱橫，在微雨裏望去，形狀不一，轎夫一一指示說：

這是公婆巖，那是老虎巖……老鼠梯等等，說了一大串，又數里，就到了巖下街，已經是在方巖的腳下了。

凡到過金華的人，總該有這樣的一個經驗。在旅館裏住下後，每會有些着青布長衫，文質彬彬的鄉下先生，來盤問你：

是否去方巖燒香的？這是第幾次來進香了？從前住過那一家？

你若回答他說是第一次去方巖，那他就會拿出一張名片來，請你上方巖去後，到這一家去住宿。這些都是巖下街的房子，像旅店而又略異的接客者。遠在數百里外，就有這些派出代理人來兜攬生意，一則也可以想見一年到頭方巖香市之盛，一則也可以推想巖下街四五百家人家競爭的激烈。

巖下街的所謂房頭，經營旅店業而專靠胡公廟吃飯者，總有三五千人，大半係程應二姓，文風極盛，財產也各可觀，房子都係三層樓。大抵的情形，下層係建築在谷裏中層沿街上層爲樓，房間一家總有三五十間，香市盛的時候，聽說每家都患人滿。香客人自紹興處州杭州及近縣來者，爲數固已不少，最遠者且有自福建來的。

從巖下街起，曲折再行三五里，就上山，山上的石級是數不清的，密而且峻，盤旋環繞，要走一個鐘頭，才走得到胡公廟的峯門。

胡公名則，字子正，永康人，宋兵部侍郎，嘗奏免黻婺二州民丁錢，所以百姓感德，立廟祀之。胡公少時，曾在方巖讀過書，故而廟在方巖者，是老牌真貨。且時顯靈異，最著的，有下列數則：

宋徽宗時，寇略永康，鄉民避寇於方巖，巖有千人坑，大藤懸掛，寇至緣藤而上，忽見赤蛇嚙藤斷，寇都墮死。

盜起清溪，盤踞方巖，首魁夜夢神馬飲於巖之池，平明池涸，其徒驚潰。

洪楊事起，近鄉近村多遭劫，獨方巖得無恙。

民國三年，嶼縣鄉民，慕胡公之靈異，造廟祀之，乘昏夜來方巖盜胡公頭去，欲以之造像。公夢示知事及近鄉農民，屬捉盜神像頭者，盜盡就逮。是年冬間，嶼縣一鄉大火，凡預聞盜公頭者皆燒失。翌年八月，該鄉民又有二人來進香，各斃於路上。

類似這樣的奇蹟靈異，還數不勝數，所以一年四季，方巖香火不絕，而尤以春秋爲盛，朝山進香者，絡繹於四方數百里的途上。金華人之遠旅他鄉者，各就其地建胡公廟以祀公，雖然說是迷信，但感化威力的廣大，實在也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這就方巖的盛名所以能遠播各地的一近因而說的話。至於我們的不遠千里，必欲至方巖一看的原因，却在牠的山水的幽靜靈秀，完全與別種山峯不同的地方。

方巖附近的山，都是絕壁陡起，高二三百丈，面積周圍三五里至六七里不等。而峯頂與峯脚，面積無大差異，形狀或方或圓，絕似碩大的撐天圓柱。峯巖頂上，又都是平地，林木叢叢，簇生如髮。峯的腰際，祇是一層一層的沙石巖壁，可望而不可登。間有瀑布奔流，奇樹突現，自朝至暮，因日光風雨之移易，形狀景象，也千變萬化，捉摸不定。山之偉觀，到此大約是可以說得已臻極頂了罷。

從前看中國畫裏的奇巖絕壁，皴法皴皴，蒼勁雄偉到不可思議的地步，現在到了方巖，向各山略一舉目，才知道南宗北派的畫山點石，都還有未到之處。在學校裏初學英文的時候，讀到那一位美國

清教作家何桑的大石面一篇短篇，頗生異想，身到方巖，方知年幼時的少見多怪，像那篇小說裏所寫的大石面，在這附近真不知有多多少少。我不會到過埃及，不知沙漠中的 Sphinx 比起這些巖面來，又該是誰兄誰弟。尤其是天造地設，清幽岑寂到令人毛髮悚然的一區境界，是方巖北面相去約二三十里的壽山下五峯書院所在的地方。

北面數峯，遠近環拱，至西面而南偏，絕壁千丈，成了一條上突下縮的倒覆危牆。危牆腰下，離地約二三丈的地方，牆脚忽而不見，形成大洞，似巨怪之張口，口腔上下，都是石壁，五峯書院、慶澤祠、學易齋，就建築在這巨口的上下顎之間，不施椽瓦，而風雨莫及，冬暖夏涼，而紅塵不到。更奇峭者，就是這絕壁的忽而向東南的一折，遞進而突起了固厚瀑布、桃花、覆釜、鷄鳴的五個奇峯，峯峯都高大似方巖，而形狀顏色，各不相同。立在五峯書院的樓上，祇聽得見四圍飛瀑的清音，仰視天小，鳥飛不渡，對視五峯，青紫無言，向東展望，略見白雲遠樹，浮漾在楔形闊處的空中。一種幽靜、清新、偉大的感覺，自然而然地襲向人來。朱晦翁、呂東萊、陳龍川諸道學先生的必擇此地來講學，以及一般宋儒的每喜利用山洞或風景幽麗的地方作講堂，推其本意，大約總也在想借了自然的威力來壓制人慾的緣故，不看金華的山水，這種宋儒的苦心是猜不出來的。

初到方巖的一天，就在微雨裏遊盡了這五峯書院的周圍，與胡公廟的全部。廟在巖頂，規模頗大，前前後後，也有兩條街，許多房頭，在蒙胡公的福蔭，一人成佛，鷄犬都仙，原是中國的舊例。胡公神像是

一位赤面長鬚的柔和長者，前殿後殿，各有一尊，相貌裝飾，兩都一樣，大約一尊是預備着於出會時用的。我們去的那日，大約剛逢着了廢歷的十月初一，廟中前殿戲臺上在演社戲敬神，臺前簇擁着許多老幼男女，各流着些被感動了的驚喜之淚而戲中的情節說辭，我們竟一點兒也不懂，問問立在我們身旁的一位像本地出身，能說普通話的年老紳士，方知戲班是本地班，所演的爲殺狗勸妻一類的孝義雜劇。

從胡公廟下山，回到了宿處的程××店中，則客堂上早已經點起了兩大枝紅燭，擺上了許多大肉大鷄的酒菜，在候我們吃晚飯了；菜蔬豐盛到了極點，但無魚少海味，所以味也不甚適口。

第二天破曉起來，仍坐原轎繞靈巖的福善寺回永康，路上的風景，也很清異。

第一靈巖也係同方巖一樣的一枝突起的奇峯，峯的半空，有一穿心大洞，長約二三十丈，廣可五六丈左右，所謂福善寺者，就係建築在這大山洞裏的。我們由東首上山進洞的後面，通過一條從洞裏隔出來的長衡，出南面洞口而至寺內，居然也有天王殿，韋馱殿，觀音堂等設置，山洞的大，也可想見了。南面四山環抱，紅葉青枝，照耀得可愛之至，因爲天晴了，所以空氣澄清，一道下山去的曲折石級，自上而瞭望下去，更覺得幽深到不能見底。

下靈巖後，向西北的繞道回去，一路上儘是些低昂的山嶺與旋繞的清溪。經過園內有兩株數百年古柏的周氏祠廟，將至俗名耳朶嶺的五木嶺的中間，一段溪光山影，景色真像是在畫裏，西南處

州各地的遠山，呼之欲來，回頭四望，清入肺腑。

過五木嶺，就是一大平原，北山隱隱，已經看得見橫空的一綫，十五里到永康，坐公共汽車回金華，還是午後三四點鐘的光景。

爛柯紀夢

晉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飢。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摧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

這傳說，小時候就聽到了，大約總是喜歡念佛的老祖母講給我們孩子聽的神仙故事。和這故事聯合在一起的，還有一張習字的時候用的方格紅字，叫作「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的所以要把這些兒時的記憶，重新喚起的原因，不過想說一句這故事的普遍流傳而已。是以樵子入山，看神仙對弈，斧柯爛盡的事情，各處深山裏都可以插得進去，也真怪不得中國各地有爛柯的遺跡至十餘處之多了。但衢州的爛柯山，却是道書上所說的「青霞第八洞天」，亦名「景華洞天」的所在，是大家所公認的這爛柯故事的發源本土，也是從金華來衢州遊歷的人非到不可的地方，故到衢州的翌日，我們就出發去遊柯山（衢州人叫爛柯山都祇稱柯山）。

十月陽和，本來就是小春的天氣，可是我們到爛柯山的那天，覺得比平時的十月，還更加和暖了幾分。所以從衢州的小南門出來，打桑樹柏樹很多的野田裏經過，一路上看山看水，走了十六七里路後，在仙壽亭前渡沙步溪，一直到了石橋寺，即寶巖寺的脚下，向寺前山上一個通天的大洞，看了一眼的時候，方纔同從夢裏醒轉來的人一樣，整了一整精神。爛柯山的這一根石樑，實在是偉大，實在是奇怪。

出衢州的南門的時候，眼前祇看得出一排隱隱的青山而已；南門外的桑麻野道，野道旁的池沼清溪，以及牛羊村集，草舍蔗田，風景雖則清麗，但也並不覺得特別的好。可是在仙壽亭前過渡的瞬間，一看那一條澄澈澈底的同大江般的溪水，心裏已經有點發癢似的想叫起來了，殊不知入山三里，在青葱環繞着的極深奧的區中，更來了這巨人撐足直立似的一個大洞，立在山下，遠遠望去，就可以從這巨人的跨下，看出後面的一灣碧綠碧綠的青天，雲烟縹渺，山意悠閑，清通靈秀，祇覺得是身到了別一個天地；一個在城市裏住久的俗人，忽入此境，那能够叫他不目瞪口呆，暗暗裏要想到成仙成佛的事情上去呢？

石橋寺，即寶巖寺，在爛柯山的南麓，雖說是梁時創建的古刹，但建築却已經摧毀得不得了。寺後上山踏石級走里把路，可以到那條石梁或石橋的洞下，洞高二十多丈，寬三十餘丈，南北的深約三五丈，真像是懸空從山間鑿出來的一條石橋，不過平常的橋梁，決沒有這樣高大的橋洞而已。石橋

的上面仍舊是層層的巖石，洞上一層，也有中空的一條石縫，爬上去俯身一看，是可以看得出天來的，所謂一線天者，就係指這一條小縫而言。再上去，是石橋的頂上，平坦可以建屋，從前有一個塔，造在這最高峯上，現在却祇能看出一堆高高突起的瓦礫，塔是早已傾圮盡了。

石橋上南洞口，有一塊圓形岩石蹲伏在那裏，石的右旁的一個八角亭，就是所謂遲日亭，這亭的高度，總也有三五丈的樣子，但你若跑上北面離柯山略遠的小山頂上去瞭望過來，祇覺得是一堆小的木堆，塞在洞的旁邊，石橋洞底壁上，右手刻着明郡守楊子臣寫的「爛柯仙洞」四個大字，左手刻着明郡守李遂寫的「天生石梁」四個大字，此外還有許多小字的題名記載的石刻，都因為沙石岩容易風化的緣故，已經剝落得看不清楚了。石橋洞下有十餘塊斷碑殘碣，縱橫堆疊在那裏。三塊宋碑的斷片，字跡飛舞雄偉，比黃山谷更加有勁。可惜中國人變亂太多，私心太重，這些舊跡名碑，都已經斷殘缺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爛柯山志編者，在金石部下有一段記事說：

名碑古物之燬於兵燹，宜也；但爛柯山之金石，不幸竟三次被毀於文人，豈非怪事？所謂文人

的毀碑，有兩次是因建寺而將這些石碑抬了去填過屋基，有一次係一不知姓名者來寺搗碑，搗後便私自將那些較古的碑石鑿斷敲裂，使後人不復有再見一次的機會。

爛柯山南麓，在上山去的石級旁邊，還有許多翁仲石馬，亂倒在荒榛蔓草之中。翻爛柯山志一查，纔知道明四川巡撫徐忠烈公葬在此地，俗稱徐天官墓者，就是此處。

在柯山寺的前前後後，賞玩了兩三個鐘頭，更在寺裏吃了一頓午飯，我們就又在暖日之下，和做夢似地回到了衢州，因為衢州城裏還有幾處地方，非去看一下不可。

一 是在豆腐舖作場後面的那座天王塔。

二 是城東北隅吳征虜將軍鄭公捨宅而建的那個古刹祥符寺。

三 是孔子家廟及廟內所藏的子貢手刻的楷木孔子及夫人亓官氏像。

這三處當然是以孔廟和楷木孔子像最爲一般人所知道，數千年來的國寶，實在是不容易見到的希世奇珍。

陪我們去孔廟的，是衢醫院的院長孔熊瑞先生，係孔子第七十三代的裔孫。楷木像藏在孔廟西首的一間樓上，像各高尺餘，孔子的是朝服執圭的一個坐像，亓官夫人的也是一樣的一個，但手中無圭，兩像顏色蒼黑，刻劃遒勁，決不是近代人的刀勢。據孔先生告訴我們的話，則這兩像素來就說是出於端木子貢之手刻，宋南渡時由衍聖公孔端友抱負來衢，供在家廟的思魯閣上，即以來衢州後的年限來說，也已經有八九百年的歷史了。孔子像的面貌同一般的畫像並不相同，兩眼及鼻子很大，顴骨不十分高，鬚分三掛，下垂及拱起的手際，耳朵也比常人大一點兒。孔子的一個圭，一掛鬚，及一隻耳朵，已經損壞了，現在的係後人補刻嵌入的，刀法和刻紋與原刻的一比，顯見得後人的筆勢來得軟弱。孔廟正中殿上，尚有孔子塑像一尊，東西兩廡各有遷衢始祖衍聖公孔端友等的塑像數尊，西首

思魯閣下還有石刻吳道子畫的孔子像碑一塊，一座家廟，形式格局完全是聖廟的大成至聖先師之殿。我雖則還不會到過曲阜，但在這衢州的孔廟內巡視了一下，閉上眼睛，那座聖地的殿堂彷彿也可以想像得出來了。

衢州西安門外，新河沿下的浮橋邊，原也有江干的花市在的，但比到蘭谿的江山船，要遜色得多，所以不紀。

仙霞紀險

從衢州南下，一路上迎送着的有不斷的青山，曾超過幾條水色藍碧的江身，經一大平原，過雙塔地，到一區四山圍抱的江城，就是江山縣了。

江山是以三片石的江郎山出名的地方，南越仙霞關，直通閩粵，西去玉山，便是江西，所謂七省通衢，江山實在是第一個緊要的邊境。世亂年荒，這江山縣人民的提心弔胆，打草驚蛇的狀況，也可以想見的了。我們南來，也不過想見識見識仙霞關的險峻，至於採風訪俗，玩水遊山，在這一箇年頭，却是不許輕易去嘗試的雅事，所以到江山的第二日一早，我們就亟亟地雇了一輛汽車，馳往仙霞關去。

在南門外的汽車站上車，三里就到俗名東嶽山，有一塊老虎岩，並一座明嘉靖年間建置的塔在的景星山下，南行二十里，遙遙望得見衝天的三塊巨巖江郎山，或合或離，在東面的羣山中跳躍，再去

是淤頭，是峽口，是仙霞嶺的區域了，去江山雖有八九十里路程，但汽車走走，也祇走了兩三個鐘頭的樣子。

仙霞嶺的面貌，實在是雄奇偉大得很！老遠看來，就是那麼高那麼大的這排百來里長的仙霞山脈；近來一看，更覺得是不見天日了。東西南的三面灣裏有灣，山上有山，奇峯怪石，老樹長藤，不計其數；而最曲折不盡，令人方向都分辨不出來的，是從新隄外二十八都築起，沿龍溪化龍溪兩支深山中的大水而行的那條通江山的汽車公路。

五步一轉灣，三步一上嶺，一面是流泉渦旋的深坑萬丈，一面又是鳥飛不到的絕壁千尋。轉一個灣，變一番景色，上一條嶺，闢一個天地，上上下下，去去回回，我們在仙霞山中龍溪岸上，自北去南，因為要繞過仙霞關去，汽車足足走了一個多鐘頭的山路。山的高，水的深，與夫灣的多，路的險，不折不扣的說將出來，比杭州的九溪十八澗，起碼總要超過三百多倍。要看山水的曲折，要試車路的崎嶇，要將性命和運命去拚拚，想嘗一嘗生死關頭千鈞一髮的冒險異味的人，仙霞嶺不可不到，尤其是從仙霞關北麓繞路出關，上關南二十八都去的這一條新闢的汽車公路，不可不去一走。車到關南，行經小竿嶺的那個隘口，近瞰二十八都谷底裏的人家，遠望浦城楓嶺諸峯的青影的時候，我真感到了一種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說不出的心理。喜的是關後許多險隘，已經被我走過了，懼的是直望山腳的目的地二十八都，雖然是祇離開了一程拋石的空间，但山坡陡削，直衝下去，總也還有二三千尺的高度。這

時候回頭來看看仙霞關一條石級鋪得像蛇腹似的曩時的鳥道，卻早已高高隱沒在雲霧與樹木的中間了。

從小竿嶺的隘口下來，盤旋迴繞，再走了三四十分鐘頭，到仙霞關外第一口的二十八都去一看，忽然間大家的身上又起了一層鷄皮的細粒。

太陽分明是高照在那裏，天色當然是蒼蒼的，高大的人家的住屋，也一層一層的排列着在，但是人哩，活的生動着的人哩，人都到那裏去了呢？

許許多多的很整齊的人家，窗戶都是掩着的，門卻是半開半閉，或者竟全無地空空洞洞同死鱧魚的口嘴似的張開在那裏。踏進去一看，地下祇散亂鋪着有許多稻草，脚步声在空屋裏反射出來的那一種響聲，自己聽了也要害怕。忽而索落落屋角的黑暗處稻草一動，偶而也會立起一個人來，但祇光着眼睛，向你上一打量，他就悄悄的避開了。你若追上去問他一句話呢，他祇很勉強地站立下來，對你又是光着眼睛的一番打量，搖搖頭，露一臉陰風慘慘的苦笑，就又走了，回話是一句也不說的。

我們照這樣的搜尋空屋，搜尋了好幾處，纔找到了一所基幹隊駐筍在那裏的處所。守衛的兵士，對我們起初當然也是很含有疑懼的一番打量，聽了我們的許多說明之後，他纔開口說：「昨晚上又有謠言，居民是自從去年九月以來，早就搬走了。在這裏要吃一頓酒，是很不容易，因為豆腐青菜都沒有人做。但今天早晨，隊長是已經接到了江山胡站長的信，飯大約總在預備了罷。」說了，就請我們上

大廳去息，我們看到了這一種情形，聽到了那一番話，食慾早就被恐怖打倒了，所以道了一聲隊長萬福，跳上車子轉身就走。

仙霞關前前後後，有四個關門。第二關的邊上，將近頂邊的地方，有一座新築的碉樓在那裏，據陪我們去游的胡站長說，江山近旁，共有碉樓四十餘處，是新近纔築起來的，但汽車路一開，這些碉樓，這座雄關，將來怕都要變成些虛有其名的古蹟了。

仙霞關內嶺頂，有一座霞嶺亭，亭旁住着一家人家，從前大約是守關官吏的住所，現在卻祇剩了一位老人在那裏賣茶給過路的行人。

北面出關下嶺里許，是一個關帝廟，規模很大，有觀音閣，浣霞池亭等建築，大約從前的閩浙官吏來往，總是在這廟內寄宿的無疑。現在東面浣霞池的亭上，還有許多周亮工的過關詩，以及清初諸名宦的唱和詩，嵌在石壁的中間。

在關帝廟裏喝了一碗茶，買了些有名的仙霞關的綠茶茶葉，晚霞已經圍住了山腰，我們的手上臉上都感覺得有點潮潤起來了。大家就不約而同的叫了出來說：

「啊！原來這些就是仙霞，不到此地，可真不曉得這關名之妙呢！」

下嶺過溪，走到溪旁的保安村裏，坐上車子，再探頭出來看了一眼曾經我們走過的山嶺，這座東南的雄鎮，卻早已羞羞怯怯，躲入到一片白茫茫的仙霞懷裏去了。

• 選自屐痕處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6759B

~~Illegible~~